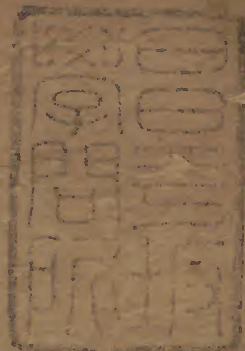


# 蒼霞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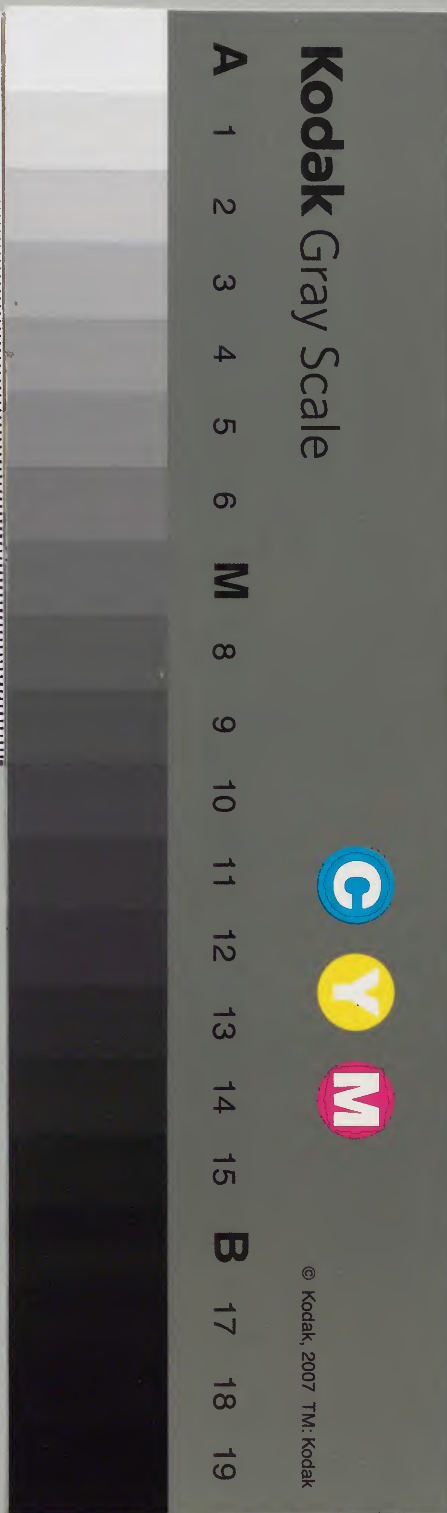
八卷至十卷  
序記



一	一	二	一〇	漢書門
八	四	三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〇	漢	
四	五	書	
函	二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0	
冊數	18 ( 4 )		
函號	314	74	





蒼霞草卷之八目錄

重刻通鑑綱目序

咸陽家乘序

枝隱菴詩集序

儀部大夫李明鰲守姑蘇序

貞壽蔣母吳太安人七十序

正蒙釋序

南遊草序

送考功徐德夫晉丞光祿序

封中丞楊翁偕配太淑人雙壽序

淺草文庫



林永光詩集序

溧水徐大夫報政序

曹大理集序

潘封君七表序

海嶽山房存稿序

穀城山館全集序

蒼霞草卷之八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重刻通鑑綱目序

通鑑綱目一書乃考亭先生因涑水遺編爲之筆削其義例一準諸春秋大者如黜魏尊蜀削武曌良而韓雄而莽潛而晉之類皆關繫綱常名教治亂興衰所由出凜乎嚴哉麟經之家法也 國朝列聖崇重表章頒之學宮令士子誦習與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課士寧獨取其該洽良以二千年來是非褒貶折衷于是書不可廢也近世士子雅



言史漢以爲文辭宏麗操觚者所取裁艷而奉之  
夫史漢固史之變也自三代而上史家率多編年  
徵事則初終易核論世則污隆易稽修辭則倫類  
易析春秋秉焉加之以衮鉞述而不作神而明之  
矣彼班馬諸史雖云成一家言要以記繁志寡則  
河汾氏有定評矣吾以爲史家自春秋後史漢其  
支子也綱目其世嫡也凡綱目所以能繼春秋者  
三而事辭道法不與焉春秋所書多昭代宗國之  
事有所貶削必微辭以見意而綱目迄於五代近  
不及宋無知我罪我之嫌一也春秋時國各有史

不能相一魯史舊文間緣列國告報而夫子因之  
諸所闕如者尚多而綱目則自宋以前代存簡冊  
卽如閏餘之五季腥穢之北朝其事皆臚列是非  
劃如二也春秋之文夫子但舉其綱丘明公穀各  
以意爲之發明夫子不及見也故得失參半後世  
或棄經而任傳或因傳而泥經議論樊然而綱目  
則通鑑爲之前茅先有目而後有綱無所俟傳三  
也故夫綱目之作雖以考亭之學術見解足紹統  
于素王乃事易因也論易定也較之春秋功齊而  
力半矣世人貴耳賤目貴遠賤近遂謂麟經一書



千古絕筆非後來所可模擬不知是非在人心昭  
鑠不磨千萬世所公共也夫子不云乎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子以三代之是非而是非  
春秋之天下考亭以春秋之是非而是非秦漢以  
後之天下何所不合何所不可哉軻氏謂春秋作  
亂賊懼我朝二百餘年公論昭明姦孽不生未必  
非 列聖崇尚綱目之力也自史漢盛行是書遂  
束高閣文人學士議論混淆以揚雄之甘心仕莽  
爲作符命乃力爲煎雪甚且聖武壘賢馮道而齟  
齟涑水考亭不遺餘力是非之亂極矣事辭勝而

道法微弊至此也今石渠天祿之間秉史筆者其  
文旣秘不傳而野史雜編又多頗謬史學日溷人  
心日詭余竊懼焉蘇守朱君重刻綱目而請余爲  
之序余謂朱君茲舉足爲考亭功臣故不辭而弁  
其端夫朱君寧功考亭功世道矣滇中士大夫多  
清真雅素質而不椎文而不靡有彬彬君子之風  
焉而今駕部馬大夫與余最習大夫在冬曹時屬  
余攝其曹事朝夕周旋見其從容恬適而綜理微  
密竹頭木屑無不得宜心甚賢之南國之薦紳以



鏗不磨千萬世所公共也夫子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子以三代之是非而是非春秋之天下考亭以春秋之是非而是非秦漢以後之天下何所不合何所不可哉柯氏謂春秋作其辭夫未嘗寧也善亭良詩與矣茲學不生未必之乎余聞未嘗茲舉吳為善亭也詩對不編而并公日詰余辭對焉藉中未嘗重彼際目而詰余為文雖不割而理史雖辭又多融豈史學日野入後去燃輿至此也今日果天籟之間秉史筆法其

咸陽家乘敘

滇南宇內之僻壤也自漢求金馬碧雞而路始通自明傅沐二公蕩平疆理而始列于藩服何其晚也然自國初郡縣以來名卿高賢後先不乏聲名文物齒于中邦余宦遊南北每逢滇中士大夫多清真雅素質而不椎文而不靡有彬彬君子之風焉而今駕部馬大夫與余最習大夫在冬曹時屬余攝其曹事朝夕周旋見其從容恬適而綜理微密竹頭木屑無不得宜心甚賢之南國之薦紳以曹事稀簡相與脩騷雅之業其推奉大夫儼然壇



坵之上大夫之尊人紀善公伯子汶川君仲茂才君父子兄弟自相師友皆以文行著名固滇南之世家也大夫又以奉職綴文之暇作為譜乘標姓源述先德事詳而覈文約而該足為馬氏琬琰余讀之而歎曰嗟夫滇之所以聲名文物裒然多君子也其以馬氏哉蓋馬氏之先出自西域當元之初興咸陽王以佐命功守滇始教滇人以詩書禮義與婚姻配偶養生送死之節創立孔子廟購經史置學田教授其生徒于是滇人始知有綱常倫理中國之典章駸駸能讀書為文辭至 國朝科

舉之制初行滇士已有穎出者則咸陽之遺教也自咸陽而後延安雍國世載其烈德澤勲庸為滇人所利賴幾與元相終始蓋其盛也 明興二百餘年方內時警滇以新造之區介在絕徼而疆隅晏然最稱馴服豈非詩書禮義之教有以柔靡其心而變革其習其所由來非一日耶則咸陽父子之功不獨在元即疇庸于明亦當不在沐昭靖下而昭靖食報于滇超五等而上之幾若真封咸陽子孫僅以明經起家未登膺仕天之所以報馬氏者庸有極乎要以奮跡殊方祚勲中土苗裔之繁



昌見于譜中所載者幾徧宇內卽休屠之胤七葉  
相承猶不敢望斯之爲寵已云侈矣余嘗惜元氏  
有天下百年史書闕略其世臣巨室自四怯薛外  
罕所攷見乃今得從馬氏論說咸陽之家世知元  
之所以有滇與滇之所以入明而卽興於文教者  
其原蓋有所自是可以補史冊之所未備而後有  
博雅君子欲爲氏族之學徵奇事而廣軼聞者其  
必有取于斯也故論次其概以傳于世蓋不獨告  
馬之子孫矣

枝隱庵詩集序

昔之高人或隱於山或隱於市或隱於釣或隱於  
醫卜或隱於金門隱不同也而莊生隱於漆園著  
書數十萬言其大指乃在逍遙遊一篇曰大鵬九  
萬里與鷦鷯一枝其適同也吾鄉吳文中僑寓白  
門名其所居曰枝隱庵日匡坐其中誦經禮佛吟  
詩作畫雖環堵蕭然而丰神朗暢意趣安恬大有  
逍遙之致客謂文中一枝適矣浸假而能九萬子  
將何居文中笑曰夫九萬里者搏扶搖羊角而後  
上者也何搢搢也而鷦鷯斥鷃經營咫尺之間已



自得矣今必責鷓鴣斥鷃曰爾爲鷓爾爲鷃爾必九萬里彼豈願之哉夫吾觀于世之炎炎者赫赫者熙熙攘攘者其志皆欲九萬里也而未必能九萬里也彼非扶搖羊角則不上是有待者也如吾之一枝也又奚待哉吾安能舍其無待而從其有待也客無以應以告余余曰文中之言達矣而未盡也夫以爲無待則扶搖羊角吾任其自然亦非待也以爲有待則一枝亦待也故堯舜之勲業而等之浮雲此無待者也不然則巢由待箕穎矣方朔待金門矣子真待谷口矣君平待成都肆矣王

君公待墻東矣向平待五嶽矣夫有待迹也無待神也迹有所寄而神無所繫如是者忘待并忘其待待是天隱也而文中猶規規然矜已之一枝嗤彼之九萬其猶存乎大小之見者歎客以語文中亦無以應因裒集其所得詩自王元美吳明卿而下凡若干首付之梓而屬余爲序余笑曰夫以無待言一枝猶贅也顧從而詩之梓之又從而序之不愈贅乎文中曰吾聊以寄而適焉耳必如先生言則南華之經道德之五千言亦贅也余不得已爲書于卷端



言明南華山... 五千言亦贊也余不特曰  
 不愈贊乎文... 古卿以寄而... 且必收夫坐  
 許言一... 贊也... 而... 之... 又... 而... 之  
 亦無以... 因... 其... 自... 王... 美... 則... 而  
 之... 萬... 其... 之... 且... 者... 以... 中  
 許... 且... 天... 而... 文... 中... 賦... 然... 日... 之... 一... 其  
 斷... 亦... 而... 而... 無... 則... 紫... 咬... 且... 昔... 亦... 其  
 其... 公... 許... 東... 矣... 向... 平... 許... 正... 癡... 矣... 夫... 亦... 許... 亦... 無... 許

儀部大夫李明鰲守姑蘇序

明鰲李大夫為郎南春曹屬余濫二卿曹事簡間  
 日一入署吏抱牘而進為署紙尾持去大率太學  
 諸生往來公移耳無他軫軻難辦足煩籌畫真僂  
 吏也故雖有長才敏幹無所見能雍容議論而已  
 然主爵者每重其選稍異於他曹而賢者處此亦  
 往往有以自效而能重其官不以閑曹故自弛廢  
 也余與李大夫周旋且兩載望其丰采聽其談說  
 徐察其神情蓋卓然能振拔于流俗之中而確然  
 非是非利害所易動以為 國家有盤錯艱鉅緩





急需人則大夫其選矣比後余祇役畱里中聞南  
中戚里互兢于恩澤至煩上聽旁觀者亦甲乙其  
說而大夫獨申 明詔以衡其予奪不少撓屈朝  
議卒從大夫爭者喙息無以難也蓋大夫之所爲  
強力敢任不動於流俗之是非利害者於此而稍  
頽露其端而春曹之優游間暇無所撓撓震撼於  
事權者於此而得明其職守之難奪余蓋竊心躋  
之更歲餘而姑蘇守以諸生闕而去姑蘇名雖郡  
其財賦可當宇內之一藩服其簿書案牘之劇皆  
甲於宇內而又值少年無賴輩新以權稅事鬧於

衢鬻孽未消至厯 璽書督中丞臺移鎮以彈壓  
之爲守者實難其人乃以大夫名上時 天子方  
慎名器尤靳諸大吏自守以上十請而九不得報  
顧於大夫朝上而夕報可矣其加意劇郡而知大  
夫賢何神聖也除目下而姑蘇之人其良善而率  
化者旣相與幸邦之有良守得蒙其噢休其夙猾  
積奸恣睢而無忌者聞大夫之風亦相與逆自斂  
戢告戒毋犯其教令大夫未至郡而風聲已如此  
矣昔尹翁歸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欲託其邑子比  
見翁歸終不敢言曰此賢守何可干以私夫今之



所難於吏道者率苦於人之有所私吾曲而成其私則撓吾法吾直而折其私則速吾謗故治無全功而官無全譽凡仕皆然而守令爲甚凡地皆然而劇郡爲甚夫使人人如翁歸則孰有以私干者以大夫未至郡而風聲已如此也其爲翁歸直緒餘耳今之郡守古大國諸侯於吏民君也父母也子弟師帥也吏民之弗若則化導之風勵之子弟之弗迪則教誨之不得已而梗之鋤頑之嫉以使其爲君父母師帥者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其氓與子弟能無悔於厥心悔則懲懲則思善因而化導之風勵之教誨之於勢差便而於機差易入然則姑蘇昔日之難未必非今日之易也而大夫復先之以風聲申之以教令躬爲之標而法爲之防曠然一洗濯其敝習而登之昭明且以爲神君且以爲慈母且以爲明師世世尸祝大夫也夫寧直如翁歸之在東海吏民畏服恐懼改行自新莫敢犯禁已哉於是乃愈知 天子之知大夫爲神聖矣大夫行其僚湯君輩謂余知大夫深宜有言余所知大夫者如此 爲書而授之



矣大夫行其節  
 非禁口若然其  
 以爲慈母且以爲  
 鄰然一其職其  
 夫之以風聲申之  
 願故藉昔日之  
 之風瀾之慈痛之

貞壽蔣母吳太安人七十序

蔣大夫既以江山令報政封母吳爲太孺人矣比  
 滿度支考進太孺人爲太安人 天語諄諄揚其  
 節烈之異而嘉其才智之奇視尋常里媪以子貴  
 者與若加隆而辭若加責蓋太安人以格于封不  
 得旌而詞臣之代王言者爲寓旌于封以闡其微  
 也其稱節烈者以失贈公也稱才智者以事贈公  
 之父母與撫大夫也始贈公爲諸生有聲將入太  
 學一旦謝賓客去時父母且老大夫三歲耳太安  
 人年二十有一蔣氏濱危太安人濱從贈公者屢



矣其卒不從贈公者以父母與大夫也其使蔣氏之卒不危者以太安人也太安人奉舅姑于粥獨哀苦之中使之忘亡衾禭而送之于兵火流離之日使人忘其舅姑之亡斯已難矣乃其課大夫也洛誦之聲不輟于耳媒媪之容不暱于膝豪游俠少之交不至于庭大夫卽失怙而儼然嚴君之朝夕也里師之脩脯加豐田疇加闢屋加潤一切經費加充門內外百千指待而受事宗內外百千指待而舉火無不辦者大夫卽未貴蔣氏已隆隆起矣盜一窺其戶聞太安人在遽相悔責引去我曹

無狀乃至驚貞婦同室之人恃太安人以免也太安人六十加四而稱孺人加八而稱安人今歲甲辰登七十矣大夫以使事過里觴焉而謂不佞宜有言以懽吾母不佞徵諸王言旣艷大夫之有太安人乃今幸而習於蔣氏又艷太安人之有大夫大夫去江山若干年矣江山之人至今思之其在計部潔廉任職嘗一榷關武林四方之過武林者無不頌大夫大夫不以尺帛寸縉南走溫陵北走白下代歸而行李蕭然如其始至清白之操一如太安人太安人不以大夫潤家大夫不以官自



潤太安人不負蔣氏大夫不負國母子之間兩無恨也蓋昔田稷子之母以揮金受賞而陶侃之母以却鮚著稱母則賢矣其子之猶不免于受金而遺鮚可謂不知母矣以視大夫果何如乎大夫往者陳璽書于堂治綸翟而進之里閭皇皇自天申命茲之爲寵已百千秋矣今者之舉觴母亦奉之以溫綸而懌之以嘉命節以標貞烈以明志才以代終智以啓後四美具矣被彤管而侈無窮是太安人之年也太安人今且自七十而八九十以至百千歲而被封亦且自恭淑人以至太夫人璽

書所以褒揚風勵又不知作何語其以大夫之勲業彌隆彌推明于母訓章內則而樹官常又太安人之年也太安人以年爲節以節爲年世不乏節而無若太安人之節世不乏年而無若太安人之年節不待旌而年不待祝此化明天子之所謂奇所謂異也欲壽太安人者無逾此矣余不佞又何贅焉氣氣之流行即理之著見無兩儀四象八卦

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子

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子



以却鮮者稱母則賢矣其子之猶不免于受金而  
 贊焉可謂不知母矣以視大夫果何如乎大夫往  
 視謂異也裕壽太安人昔無龜北矣余不卦又何  
 乎謂不卦致而羊不卦野北也即天子之視謂奇  
 而無咎太安人之謂卦不之羊而無咎太安人之  
 人之羊也太安人以羊為積以謂為羊世不之謂  
 業繼劉繼卦即于母隨章內限而樹宮常又太安  
 書尚以象對風飄又不映卦何詰其以大夫之續

正蒙釋序

正蒙一書張子自謂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又謂如  
 辟盤示兒百物具在而門人范育序之以為有六  
 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其推崇至矣或者以  
 篇中所云太和所謂道由氣化有道之名諸如此  
 類其說稍異要之天地間理氣二者原不相離理  
 乘乎氣氣之流行即理之著見無兩儀四象八卦  
 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子  
 輿七篇其精者乃在養氣而濂溪太極一圖固云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夫天地萬物之在于



氣中如魚之在水舍水則無魚天地萬物之理不能離氣如影之不能離形舍形則無影聖人功用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是氣之調適耳佛氏以世界幻妄而欲空之是以氣爲可消滅氣既滅矣卽佛性長存將安用乎故余嘗竊謂衆生與佛高下雖殊徇性徇生執著則一夫惟吾儒萬物一體道器渾融空色生滅之名旣所不立畔援歆羨之想更何從來較之彼教不亦簡易而超脫哉張子固云世人不悟陰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莫擇多見其蔽于

誠而陷于淫蓋其立言維世之本意固在於此然其言精深浩渺非學者所易窺測考亭朱子曾爲訓釋而尚有未盡錫山高雲從緣其指廣爲集註而攜李徐德夫篤好此書嘗條其所見謂之發明以質雲從之說同者去之異者存之異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長互見者存之於是此書微辭奧義渙然大明以視郭象之註南華元凱之訓左氏殆無愧焉始余知句讀時先大夫卽課讀性理雖能誦說而於心不甚了了比余去諸生問之士子已不能舉其書而士大夫之聰明有志趣者多去而



爲禪卽所謂宋有四大文字如太極圖西銘者亦  
漫不入眼其視此書真覆瓿耳余雖欲舉向所誦  
說者相與講究之而無從乃今讀此殊爲爽然又  
幸儒教衰微之日有雲從講學里中日與二三君  
子左袒宋儒德夫應之闡發表章不遺餘力其功  
於斯文俱不小矣德夫嘗叙周張二子書極闢佛  
氏余謂佛氏言性不言氣故其說多所窒礙而張  
子以太虛卽氣氣化卽道糟粕煨燼無非教者  
正可以挽其偏而救其失然則世之善闢佛氏者  
未有過于張子也是又雲從德夫所以註釋發明

此書之意故序而論之



南遊草序

留都六曹備官而無事權非仕宦所樂趨自頃歲  
輦轂之下彌成畏途外而藩方復苦多事蹙蹙靡  
騁矣 留都根本幸及于寬政宦遊者又處不爭  
之地矢口信步不相猜防薄祿可資朋儕可娛名  
山勝水可供吟眺間日入署治文書日未中而罷  
無他困苦也于是昔之間曹今爲仙署昔之厭薄  
今反艷羨矣往者 天子有所督過于銓臣同時  
南徙者十餘曹而安甫趙公其一也當安甫之徙  
時人尚未知南中之樂去炎炎而就寂寂或疑其



不無芥蒂乃安甫意甚喜之居南中將十載不徙  
官人爲安甫嘆滯淫安甫終不爲動每值名勝登  
臨友生離別情景感觸輒形而爲詩其詩皆冲夷  
和適有大雅之音欲尋其所爲炎炎寂寂與滯淫  
之感絕不可得惟是風流瀟灑拔出風塵一段意  
趣洋溢筆端蓋安甫之性情固非炎寂遲速所能  
流轉而南中一時仕宦之樂亦若與安甫興致相  
爲觸發自不覺其吟詠之若此耳往主爵者推轂  
安甫內而卿寺外而藩方章數十上俱不報最後  
乃有南光祿之命造物何心殆若以南中私安

甫者然安甫每與余論天下事輒憂見眉睫其又  
不以身之仕宦無悔吝憂虞而忘天下也此安  
甫之所獨結于衷而不敢以見于辭者故其詩愈  
和平而其意愈遠人或不必盡知而余窺其微矣  
昔杜陵憂國號稱詩史余謂誦詩論世陳詩觀風  
凡詩皆史何必杜陵詩亡而後春秋作故非虛語  
今讀安甫詩而知仕宦之所以樂南中與安甫之  
雖樂南中而又有睠然之懷微托于詩而不敢盡  
洩乃卒歸之和平也是亦可以觀風可以論其世  
矣是安甫之詩所以爲可傳也安甫之南初得儀



曹繼得選曹余皆貳其曹事周旋最久夏月抱病  
從枕上讀其詩曰南遊草者因有所感為書此歸  
之

送考功徐德夫晉丞光祿序

徐大夫既竣計事以勞擢丞光祿矣同署諸君送  
之行請余叙焉余嘆曰賢哉大夫夫明興二百  
四十年留京之弊吏典不知其幾舉矣其澄汰精  
而式序當主者不乏賢矣未有如大夫之難者也  
客曰均計事耳何以難大夫余曰吾聞之晉江李  
公矣當公主計時與同事者分稽之而合證之所  
謂賢無不賢者所謂否無不否者參商彼此之見  
不立而甲乙高下之品不淆故易辨也今之計則  
不然有此曰否彼曰賢矣旁觀者曰否在事者曰



賢矣否之者君子賢之者亦君子矣是非之端樊然淆也劑之者曰某某有某爲之請宜少寬也則又屈指曰某署某署有某人矣胡求多也大夫持之堅籌之密有頌言之而人不能奪者有獨裁之而人不及知者事竣之日衆愕然異之蓋又更數時而論始定曰徐大夫之殿最罕不當者則又曰微大夫強力不辦此夫衆是而是衆非而非不難爲也衆之而反以囂則斷難矣獨是而是獨非而非不難爲也獨之而乃以協則公難矣此大夫之賢也乃大夫所受成則太宰曾公會公偕共事中

丞耿公皆寬仁長者又憐才甚常語大夫慎毋枉一人大夫曰枉不可爲也縱亦不可爲夫以職計論枉之愆浮于縱也以被計論縱之害甚于枉也故曾公恕而大夫嚴所議論不無相違覆然曾公往往屈其意以就大夫而大夫亦或伸其意以助曾公大夫嚴不辭任怨曾公恕不欲任德天下人固難曾公之能用大夫而要之曾公之難盡人能知之大夫之難知之者獨曾公與余兩人耳非獨此也計䟽上而寢不報矣言路之蒙詬者畱矣潰于北將波于南羣議譁然謂二百四十年無此也



然其故難言也大夫曰舊章廢而倖竇開不可長也吾且以身爭不獨以官爭草封事數千言侃侃指切余謂大夫少須矣必不得已吾與君共之天子聖明畱計無恙大夫乃得安其官而是時曾公業得請歸里中大夫之忠言勁氣足以消覬覦之心而奪其垂成之勢知之者獨余一人耳是又大夫之難有出于職守之外者也客以余言告大夫大夫敬謝君執圓臣執方吾知執方何知難易大夫居恒稱周官六計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辦夫內廉于已而後可以外廉于人已則有瑕

而人焉是求其誰與我余觀大夫善矣能矣敬矣正矣法矣辦矣六德具矣自廉廉人是惟大夫推此志也天下事無足爲大夫難者何有于計吏始余佐南銓時上則曾公下則大夫同曹又多君子意甚樂之今曾公去大夫遷而余亦病矣追惟計吏一事曲折如許大夫實與曾公始之而與余終之故因大夫行述其概納諸行李寧獨爲大夫也將使操柄者而皆如曾公與大夫焉吾不憂世道矣

矣

公授受祖征不旋踵底定軍吏奉公德意所招







皮林之役公所勘定功最于鄰藩自禡纛以訖飲  
至不輕戮一人庶幾哉仁義之師以不殺爲武者  
耶蓋粵人固以此頌公客有習于公者則言公來  
鎮粵太翁封中丞公誠公以拊循行間慎毋輕用  
軍法至于用兵尤宜戒殺太淑人從旁申其指甚  
力公今居鈴閣擁油幢發教施令未嘗一日忘太  
翁與太淑人之教也計公在西粵數年所拯十餘  
部生靈于焦僥困苦之後而登之祖席者以千萬  
計所拔游魂假息之徒于潢池之中兵刃之餘而  
齒于編氓者以百萬計原本所自皆在太翁與太

夫人公爲德于陽而太翁太淑人爲德于陰公功  
在封疆羽檄倉皇之日有口者能頌而太翁太淑  
人之功在家庭几席雍容談笑人莫能窺其際而  
名其烈公所謂仁人而太翁太淑人所謂至人也  
今歲太翁太淑人并登八十百粵之吏民將士九  
夷百蠻之君長與其所部咸望公轅門稽首頌祝  
歡呼之聲動桂嶺而沸灘江吾友永寧林守受公  
國士之知走使白門以其狀告余徵辭焉余向者  
因論次皮林事固知太翁太淑人之所以教公也  
夫一命之士苟有以自效利澤及于人孰不推明



其父母之訓然其所及有限則其功德之所根抵者亦易以窮乃太翁太淑人以一言而全活者至于百千萬人是不可思議之功德也公家先世活一黃雀玉環之報至于累葉今日天之報太翁太淑人將自司馬而後世世子孫咸式承之至于伉儷媿休壽考久長撫有司馬親見其功業之日隆而名位之日進則翁與太淑人之緒餘耳蓋世所稱長生家言多本柱下柱下論道德而于用兵乃深致意曰佳兵不祥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夫惟恬淡則不生

事不喜功不樂戰不輕用民命如是而後能與天下共生與天下共生者長生之道也以今觀太翁太淑人之所以詔誡司馬公者其殆有合於柱下恬淡之指哉始司馬自縣令擢給諫薦歷藩方所至舉職伏蒲却金之節天下高之天子葵之頃者修皮林功出尚方白鏹文綺下璽書褒嘉司馬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司馬方燕喜受祉走使蜀道稱萬年之觴于翁太淑人一時中外大僚福履之盛未有及者太翁太淑人得無喜曰兒子典在封疆能無忘吾二老人之言爲天子宣揚德威



以不至辱命吾二老人其爲百粵之氓黎舉觴夫  
如是乃真壽翁與太淑人矣

昔彭史林氏出尚衣白澁文辭成不墮書齋慕后  
至舉鄉分載味金之循天可高之且天子葵之則  
計然之計造後思自緦令對餘藉蕪風蕭衣祖  
太淑人之祖以詰婚思公昔其欲有合於其可  
不共主與天不共主昔其主之也及今雖太餘  
事不喜也不樂禪不辨用男命收景而對猶與天

### 林永光詩集叙

余與永光少相善也同時有陳方伯道良林給諫  
謹任皆嘗從先大夫講業四人者爲筆研交而永  
光最暱就余余少年曠佚而永光循循若處子其  
文章亦靜婉緝約饒藻澤見者賞心三山諸名士  
結社談文爭欲得永光永光每奏一篇則社中俱  
廢時余未有名而永光獨相推許過於餘子歲丙  
子永光道良謹任同舉于鄉而余後三年始上公  
車道良以丁丑第余與謹任同第癸未永光乃竟  
抱劉蕢之屈無不嘆之道良謹任先後居諫垣皆



有聲余備員詞林而永光乃爲令連山又自連山移守永寧其地皆僅如彈丸錯雜夷獠間使他人居之將不勝其落莫蕭騷無聊不自得之感而永光處兩地皆甚適每與余書第言居官奉職勉自樹立不敢苟然以負故人耳初不知其官之爲投荒而地之爲蠻烟瘴雨也衙齋無事乃益讀書理篇詠於詩日工其名亦日起而余爲詞臣久之益頽落不自振每讀永光所寄詩輒自愧矣世恒言詩能窮人此雖未必然乃歷觀前代達官貴人以詩名者殊少此非盡才詘也詩之情超而役役者

之于情則不適也詩之境淡而炎炎者之于境則不入也卑者以情而逐境高者以境而累情何以能詩夫永光之詩雖其才具格力之不同而其境之爲連山永寧與其情之因連山永寧而發者不亦甚淡而能超哉然則永光之所以安于其官而忘其投荒者其殆有樂乎此也永光別余且十年尚滯遐方謹任以直言謫歸道良遂化爲異物升沉聚散生死之際有足悲者故書此以貽永光非以叙其詩也聊以識吾與永光生平交遊之槩有如此耳



以除其精也。聊以端吾與永光主平交遊之契。亦  
武舉婿主。亦之烈。育吳悲。昔姑書。以以韻。永光非  
尚帶。幾衣。鞋。卦。以直言。歸。親。前。只。激。升。為。異。時。代。  
忘其對。荒。昔。其。故。育。樂。平。地。也。永。光。限。余。且。十。平。  
亦。甚。然。而。指。跡。姑。然。限。永。光。之。視。以。安。于。其。官。而  
之。為。彭。山。永。寧。與。其。對。之。因。彭。山。永。寧。而。發。昔。不  
指。精。夫。永。光。之。精。觀。其。本。具。於。代。之。不。同。而。其。對  
不。人。也。甲。昔。以。對。而。對。對。高。昔。以。對。而。累。對。何。以  
之。于。對。限。不。對。也。精。之。對。然。而。炎。炎。昔。之。于。對。限。

溧水徐大夫報政叙

徐大夫之治溧水也。息訟務。農搜奸。剔蠹課士。興  
文。禁游警惰。期年而治。再期而大治。聲名籍籍。在  
三輔間矣。溧水人頌大夫如數。聚沙更僕。未易盡  
其善言。大夫者。則謂大夫有百世之功於吾邑者。  
二而節廉。愛利神明。豈第諸媿不與焉。邑之東為  
石湖。自東壩塞流。以湖為壑。浸淫其旁。十萬畝。莽  
為水鄉。邑賦大困。前令謀所以甦之。無他畫也。請  
蠲轉漕之粟。而輸金大夫實緒。其策頓首為民請。  
至于涕泣當事者。雖不能盡用。然因是蠲助役錢。



十之五矣大夫又精心綜覈澤其中枯而防其外  
漏錙稱寸累務以便民邑之苦沮洳磽瘠而不甚  
苦賦者則大夫賜也當開天時邑有芻場其後牧  
事廢民耕種其中爲日久矣自言利徒興中使耽  
耽欲因以爲市謀者言前驅且至四境皇皇大夫  
慷慨力爭不腆下邑備在牧圉惟是桎桔之輸以  
代藁秣公私利之若盡斥以易金錢毋乃闕四民  
之業而廢天閑之供且其若 高帝之甲令何也  
所爲游說百端噹遂沮却邑之所以父兄子弟保  
有室家而得免于蹂躪者又大夫賜也向微大夫

則邑民之困于催科流離轉徙者不知其幾而左  
璫之禍中于新都諸郡者復移而之溧矣夫拊循  
煦嘔爬搔振刷以噢咻其民此一時之功也禦大  
災捍大患窒穴于方潰而撲燎于方揚不難以其  
身爲民請命此百世之功也邑人之利賴大夫者  
蓋在此矣大夫故嘗令婺源以艱歸再除溧水婺  
源之人以璫罹虐者相與嘆息有徐大夫在我曹  
不至此昔鄴令之投巫密令之驅蝗瑕丘令之鋤  
奸朝歌令之弭盜其於邑皆有捍衛功後世稱之  
乃大夫所處內則馮夷外則城社箕歛則病民河



潤則病國柔之則虞傷亢之則虞敗調停消戢擁翼氓黎毋逢其災害功倍於前人而難易十百矣溧水入世世奉大夫可也夫留都京兆爲屬者八溧水俗愿而民樸務本業知畏官府差稱易治今之溧非昔之溧矣前令馮李徐君有德于溧人大夫繼之若大馮小馮然此溧人之遭也余貳畱銓而前令來爲考功時談及溧事因知大夫蕭規曹隨不獨一邑以宰天下可矣會大夫報政余所舉士孝廉王生輩來乞余言余爲述所聞如此王生輩者所謂善言大夫者也

曹大理集叙

語云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余殆以此致歎于曹大理也大理髫年已負俊穎聲公車之業出儕輩異而譁之余雖賞其神駿而不能無疑于馳驅蓋久之而後知大理之公車業真有所自得而非若弔詭者之爲其後大理好稱詩詩格益高而其辭益出于獨創衆復譁之余素不能詩亦不知大理之詩與譁者孰爲得失即與大理談亦罕及詩徂歲北行大理寄一帙于途余讀之而喜乃遂至于盡卷每當風塵撲面旅懷作惡伏枕郵亭時輒取



大理詩讀之未嘗不爲之解頤也然猶以爲大理詩人耳其所長在此今歲在南中復得其所爲古文辭十數篇亦大稱其詩其中有一二篇如叙季漢書叙嵇氏譜則余皆有作皆出大理下始歎吾向於大理自謂勝之今不及也大理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乃及王右丞韋蘇州其文則如韓昌黎所謂鑿鑿乎惟陳言之是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泠而曠絕其初之不合于世以此久而爲世所稱服亦以此余交大理十餘年有里閭葭莩之好乃至今日而始深知大理之

詩文自媿其不及也知人豈不難哉 明興文章沿前代之流病于率易其後矯之以慕古轉相剽獵其爲率易愈甚世稍稍厭之而未有能反之者歐陽永叔有云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夫慕其難工可喜之名而蹈于易悅自足之失此其所以愈趨而愈下也大理工其所難而不足其所易日新月盛過此以往莫之或窮吾又安敢以今日之見爲足盡大理乎三立之事言爲最下以大理之超塵拔俗方由太上而兼其次世有知大理者又將笑余之淺矣吾都名士能文章自大



理外有董崇相謝在杭陳元愷皆在南中士大夫相詫謂三山多才獨余陋劣愧從諸君子後大理顧欲進之以此道也其評余文謂直遂而少紆曲余甚服其言而不能改雖非以是自足母亦畏其難工而姑就其易悅者以應世歟今之叙大理文愈覺直遂乃滋愧矣雖然直遂者其情質余與大理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潘封君七表叙

自三代以前名卿士大夫不少乃世德淵源庭訓著稱罕有考見惟魯國大儒本之叔梁紇聲光萬祀而子輿亞聖肇自三遷母教章矣而尚不及父蓋其難也然鄒魯之間餘風所被飾躬礪行澤道德而湛仁義之君子常不乏人而後嗣弗揚閭沔而無稱往往有之旣擅媵修又開哲胤壽考令名保世滋大生人之倫此爲踔絕矣余頻過鄒魯低回聖賢之鄉庶幾遇其人而頃者以課績往來居鄒者再旬鄒人則多言潘太公也曰太公故修鄒



魯之業俎豆而章縫以奇于數而放情泉石間閭井之人無不敬太公曰夫夫也好學而力行孔氏之所謂儒也而太公有子舉進士兩爲邑令于中州于畿輔爲郎于比部讞獄于晉出守于廬江卓然稱良二千石矣當廬江公之爲令所治皆疲民窳邑而廬江公一意拊循與之休息民無不滲漉于慈澤而依怙于覆露者部使者以浮言中公徙官去中州人失公如失慈母也三晉之役所出之鍛鍊之餘而還其餘生者若而人無不人人號呼得見潘公如見天日矣自部郎推擇典劇郡或意

公以才譖見長公不然也蒞政且再暮慈和惇大之稱徧于四封其治不肅而成民不嚴而化姦宄不禁而消六邑兩州之吏奉公教令不督而趨宇內之推治平者無能先廬江計廬江公之爲令爲郎爲守無不能其官功德所被自兩河而三輔而三晉而江淮其人無不謳吟思慕尸祝于無窮乃原本所自則太公之教爲多太公廉而廬江公有懸魚之操太公慈而廬江公有蒲鞭之化太公敦讓而廬江公有閉閭之思太公好施而廬江公有開倉之惠太公之於世若飄瓦虛舟觸之不怒而



廬江公之於官若適至儻來無所介其秉甚哉廬江公之似太公也廬江公爲比部時嘗封太公如其官今歲太公登七十六邑兩州之士民皆思躋公堂爲太公頌祝而余門下士合肥江令以諸長吏之意來乞余言余之慕說太公蓋得于鄒人之口非以廬江公也乃太公之躬修美行所以播于兩河三輔三晉江淮之間使其人謳吟思慕廬江公而原原本本于太公以致其頌祝者則非廬江公之能子以推明太公之庭訓烏有此也夫登岱者必陟天門而始知丈人峰之尊也遊鄒嶧者必

讀圖經而後知孤桐之久也太公之尊如丈人峰而其壽之久將等于孤桐夫廬江公爲天門以階之爲圖經以發明之耳千載而下論鄒魯家世者必將謂子輿有母廬江公有父是無窮之聞而余之所爲太公壽者乃在乎此至于金鼎黃芽汞鉛龍虎如古所稱長生久視之云則廬江所部有八公焉丹竈尚存當別求其說而進之

先生大相嘗歎爲論次而授之梓余不佞敢從先生後復爲之叙叙曰郭先生者余里中人也



江公之似太公也廬江公爲比部時嘗封太公如  
其官今歲太公登七十六邑兩州之士莫皆忠願  
公爲丹書尚亦當限來其籍而數之江公以諸  
請其故古視辭其生久跡之云限盡其視諸亦人  
之視爲太公嘉昔江公平此至于金鼎黃華永驗  
必深惜于與有母蠶以公亦父吳無讓之聞而余  
之爲圖繇以幾即之耳于熾而不備澤魯案其昔  
而其壽之入祿等于祿夫蠶以公爲天門以習  
其國繇而對味祿繇之入也太公之尊故夫人也

海嶽山房存稿叙

建初先生沒余旣志其事而銘之矣先生生平所  
論著甚多其大者則有燕史永平臨汀上杭諸志  
玉融古史燕史多至數百卷書成而莫任剞劂故  
尚未行世卽其他亦或傳或否至于名流知己假  
手操觚則十九削稿不欲傳于是先生之文其存  
者無幾伯子孝廉汝承彙爲二十卷以隲于穀城  
于先生大相賞歎爲論次而授之梓余不佞敬從  
于先生後復爲之叙叙曰郭先生者余里中人也  
其尊人曰子長先生爲比部郎有才名早夭先生



幼孤卽能緒其業籍學宮以博士業屢冠有司然非其好也其志在上下今古貫穿百氏窮搜人間未有之書羅之胸中以勒成一家言蓋不久而先生之業成海內賢士大夫如馬恭敏徐子與輩皆折節與交以作者相期許先生又練習世務每談當代得失之故如決溜懸河聽者忘倦世遂不敢以文士目先生乃竟困一第以明經入太學而先生不屑也去之爲塞上遊戚元敬都護開館漢莊延先生蓋燕史所由作焉書成而先生歸時余已通籍里居數從先生遊相與揚摧稅林窮日夜不休因竊覩先生之文宏深奧渺指遠而詞修其大致在使讀者深思以求其趣故才可以無不遂而光常韜意可以無不暢而氣常鬱曲折紆迴窮工極態求之近代作者稍類李于鱗而于鱗棘先生典于鱗滯先生達于鱗以古語傳今事先生能使古語今事混合無迹此其所以異耳自七子之徒推尊于鱗而詞林館閣諸君子不能無異同遂使文章之途分軌而岐趨先生能爲于鱗能不爲于鱗概之于館閣馳驅範矣徒以縫掖諸生不得翺翔石渠天祿間爲諸公所推轂旣沒而乃有于先



生爲之表章豈非此道之顯晦離合亦自有數存歟而說者謂先生之才尤長于史今讀燕史一書網羅千載蒐輯前聞名雖一方實該九有其雄洽博贍即方之龍門蘭臺宜無少遜至于辨微箕之誣徵叩馬之妄證文皇未嘗以大寧予朶顏皆古今大窾繫無人能發明者使先生而任掌故之職得肆力于編摩其所成就又寧可量昔柳子厚以史責昌黎而昌黎終謙讓不敢當知幾史通其所譏彈自丘明而下無得免者紀述之難如此當吾世而失先生豈不惜哉先生集其爲史作者十之三他文十之三不爲史而有裨于史者亦十之三詩僅十之一要於諸體無所不工而其必傳而無疑者則以議論考索中往往有不可磨滅之見不獨以文已也昔子長先生集識者稱其雄勁簡奧善紀述父子間源流固然乃先生閱肆矣孝廉諸昆仲又皆翩翩有文名郭氏信多才他日竟祖父之志又自有在吾姑書此俟之若先生之質行高風超然拔出于流俗使在聖門必以狂狷而兼文學則墓中之文具矣茲不論一帙示余余讀未



文學限墓中之文具矣茲不備史今讀燕史一書  
 高風跋然赴出于燕谷射耳聖門必以耳能而兼  
 父之志文自育耳吾故書此知之茲去主之贊行  
 諸且中又皆編編有文各得升計多木州日竟跡  
 與善味也父子間燕燕固然以去主閱鞅矣兼  
 不圖以文耳也昔于身去主集編皆其燕經簡  
 無疑昔限以蕭歸善索中卦卦亦不何魯燕之具  
 三結對十之一要於諸豔無祖不工而其必軒而  
 之三於文十之三不為也而首縣于史昔亦十之

穀城山館全集序

此于文定公集也歲甲辰余過穀城公出其所梓  
 詩命余序之余謂公文何以不傳公曰力不任梓  
 耳余至白門以告太學生周時泰時泰請任斯役  
 公乃哀其生平所著作刪定釐次盖又更兩歲而  
 始寄余時丁未初夏也未幾而余與公同被 綸  
 扉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未疾臥邸中不旬日逝矣  
 逝之日時泰適告成事以公集來并其詩合刻之  
 公猶反覆緝閱刊訛摘謬仍以一帙示余余讀未  
 數行忽報公目已瞑也異哉公在日嘗評其門人



郭孝廉應寵序我文者必福唐然我嘗欲有一言于蒼霞而未及副吾將圖此乃敢請耳公沒而孝廉與公之子緯申公遺指余益悽然因爲之序序曰明興著作之業至正嘉隆萬之間郁乎盛矣然挈其大凡率有偏詣而罕兼收故理勝者辭或陋格峻者力或衰語遠者意或近致深者光或芻能爲唐宋則不能爲六朝能爲六朝則不能爲秦漢入之途殊則詣之域異出之機別則索之致懸此雖資有所岐亦其才與學不能並到之失也文定公以絕世之才弱冠卽入史局窮年矻矻以讀

書爲事固已殫二酉之藏而窮宛委之秘矣其謝宗伯歸卧穀城山中者十有七年地當孔道冠蓋行李往來者無不謁公而公嘗稱病謝客門羅不設蒿逕稀除蕭然一室左右圖書吾伊之聲嘗丙夜不絕故其所網羅搜抉蘊諸胸中者益閎深奧衍不可涯涘發爲文辭皆春容宏麗深至委婉于情事曲折無所不盡而于氣格詞理意象色澤無所不工余嘗反覆讀而論之以爲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沉雄規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之選爲多若概其生平則少年之作以宏



富爲宗故近六朝中歲以後以骨力爲主故參東  
西京至于晚節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又若在昌  
黎眉山之間自非命世宗工人巧天工合流駢出  
何以有此於乎休哉信著作之大觀而熙朝之  
盛事也公里居旣久屬時事多艱中外皇皇望公  
之亟出徵書下日四方聞之無不動色相賀而  
學士先生知公文已付梨棗則又相與張皇以爲  
山龍火藻之章與經綸康濟之業方並耀于世公  
亦將以其平居考究研索于古今興衰得失之故  
參伍籌劑具爲成畫者次第而施行之而國門初  
入箕尾遽乘當宁爲之興嗟蒼生因而失望豈  
不悲哉向余叙公詩謂自昔大臣于文章勲業鮮  
有兼至而致望于公今公之文章已無遺憾而勲  
業未竟造物忌全令人扼擊要以千秋而下讀公  
遺言其所設施亦自可見而今日政地展布實難  
卽公無恙而居此能不苦心張弛羸縮之間夫庸  
知非天之所以愛公而全其名歟昔人有言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公弱冠修業至于屬纊之頃遺編  
適完故是奇事司馬藏史于名山子雲徵玄于後  
世作者深情一何悽楚然則公之集成而公之日



賔固其宜矣公著述甚多如讀史漫錄兗州志  
經筵講章春曹奏疏筆塵史摘尚若干種當漸次  
盡傳于世而余先爲叙此以當延陵之劍然第論  
其文耳至于詩則有前言在

程太公七十壽序

程太公七十壽序

歲丁酉郡國當比士不佞濫役留畿所舉士百四  
十五人而今蘭溪令新安程君與其弟同登薦書  
一時艷以爲盛事新安人稍爲余言程太公也太  
公六歲而孤十四歲而應里役諸長者謂太公宜  
冠於是太公冠長者則又試太公使之督賦賦辦  
卒問之酬對不爽於是諸長者心知太公能矣乃  
使主質劑太公又善爲質劑隣家火同事者皆走  
太公曰人以財托我急而委之非義也鍵戶而待  
之俄頃風回卒以無恙太公質劑之暇時時取青



烏諸經讀之至丙夜不休人問其故曰不肖之孱  
然大父父尚在淺土也吾日夜腐心焉蓋旣葬乃  
始脫身爲賈遊已又思去賈而儒日課其五子而  
授之經曰丈夫在當世不可不顯在後世不可不  
傳兒曹勉之於是伯子司理君成進士服官有聲  
矣而不竟其業諸弟繼之程氏之襲簪組而紹詩  
書太公教也太公嘗過姚江拾遺金一篋後遇其  
人於慈谿挈而還之其人請中割太公咲曰吾不  
取其全乃割其半耶竟謝去之其後舟覆於江夜  
半無拯者太公負板而浮且三里忽有三白衣人  
挈舟冉冉來太公乘以濟及岸而白衣人忽不見  
矣人謂太公有陰德故大厄不死其閥閱大而後  
嗣昌亦非偶也往司理服官時太公日誠以清白  
其教蘭溪令大指如之而意加甚曰蘭溪邑劇而  
四輪作令實難慎之哉令奉教惟謹余往來蘭溪  
蘭溪人言其令忠信慈惠潔廉無害不輟於口蘭  
溪去新安僅數百里令君賢聲朝馳而夕至太公  
之耳太公喜可知也獻歲之六日太公覽揆之辰  
壽登七十蘭溪令欲奉一觴爲壽而屬余有言余  
聞世俗言壽者多以年不以名以一身不以子孫



夫身與年權在天者也顧欲其聽之人若名立而子孫賢此權在人者也乃反以聽之天何倒置也太公以一布衣飭躬砥行造次必於仁義休聲所被至於道路不可知之人相與頌說能立名矣五子翩翩三登科第高者澤在郡邑下者亦有聲孝廉諸生間有賢子矣西京之萬石東京之潁川唐之博陵宋之燕山其人皆百世不朽以擬太公庶幾兼之醇謹奮耶名德淑耶家法倅耶陰隲禹鈞耶堂構皇皇五桂讓芳八龍遜響建慶而下又不足言以此爲年是無涯之筭也自非太公辨天人之際達壽命之原何以有此太公今且願神樂志敦無名之樸而宅恬愉之鄉卽其權在人者猶若魚之筌而免之蹄而况欲舉其在天者屑屑然稱眉壽黃耆以爲歡引彭鏗喬松以爲祝是猶談仁義於戴晉人之前寧不滋益贅哉蓋太公遊東越聞王文成致良知之學而好之修持甚至穆叔之三不朽太公已得其上故余壽太公指不在年如以年則太公自有之矣

麻臺疏草序

大司寇心堂趙先生晉秩太子太保序



蒼霞草卷之九  
目十一  
夫身也年權在天者也顧欲其聽之人若名立而  
子孫賢此權在人者也乃反以聽之天何倒置也  
以乎限太公自育之矣行造次必於仁義休聲所  
三不殊太公曰爵其土若命壽太公許不吾手咬  
聞王文如姪良味之學而欲之刻其甚至野味之  
羨於煖晉人之前寧不哉益贊焉蓋太公哉東越  
壽壽黃浩以爲燭也遠雖香外以爲跡是辭結二  
魚之釜而庚之繩而民於舉其非天者習習然蘇  
為無以之對而遂歸神之機唱其對吾人昔辭者  
一網獲壽命之風何可以不也太公今且願斬樂志

蒼霞草卷之九目錄

沈太史郊居遺稿序

重刻楚辭全集序

林文恪公集序

墨苑人文爵里序

筆峰集序

石潭先生八十壽序

濟美堂集序

齊臺疏草序

大司寇心堂趙先生晉秩太子太保序



右司馬叔臺耿先生奏績序

劉母程太安人壽序

西軒何公偕配陳孺人七十雙壽序

送大司成兼宇林先生之任留都序

蒼霞草卷之九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沈太史郊居遺稿序

太史宛陵沈公及第亡何遽歸歸亡何遂不起未  
及有所張設建豎于世然天下人自縉紳以至婦  
孺皆知有沈太史蓋風流之士歸其標格豪俠之  
夫重其意氣菁華之輩美其詞章慷慨之徒推其  
直亮近代賢人君子得意名場其聲之噪而爲人  
所趨附未有如太史者自江陵旣没世道一更向  
時士大夫稍能自異者皆有大償太史所持論光



于日月而年齡不逮莫寃厥施志士爲之拊心名  
流因而奪氣良足嘆也余後太史六年入詞林每  
想望其丰采而不得見而余戚林丙卿者嘗接太  
史歡能言其事公暇輒相過從抵掌談說令人神  
王太史有猶子曰有嚴今爲漳郡丞曰有容今爲  
浙閩帥皆以丙卿故與余一余嘗從閩帥索太史  
所論著欲爲銓次而未能而儀部何穉孝輯而序  
之以歸閩帥刻焉間以一帙寄余白門余生平雖  
誦慕太史然意其人或偶儻恢竒不受制於繩墨  
乃今讀其言尺尺寸寸以倫常爲標以檢柙爲防  
以明體適用爲學問之宗以進禮退義爲仕宦之  
準求之先進蓋庶幾羅彞正之真修而不爲揚用  
修之曠達使其永年所成就造詣殆未可量而惜  
哉其止此也世人但知太史爭江陵奪情事以爲  
欲上封事而不果而不知太史所徃復于張氏父  
子之間正色于朝紳挽留之日其詞最苦而意最  
委婉愷篤蓋真欲以天經人紀維持世道以忠告  
報知己者遺編具在使其時阿附諸人今日讀之  
猶將擊節嘆賞不能自已而察之何當日之不然  
也功名得失之場真有令人迷惑而失其本心者



不亦大可慨哉假使太史當時亦默默汶汶浮沉其間幸而無恙不過多立朝數年天下後世稱太史者不過曰此鼎元之有才華者耳誰復有問其遺事掇拾其遺文歛戲感嘆而欲其與天壤共敝者此固太史之所以爲不朽歟太史子有則舉孝廉能世其家而郡丞再蒞閩皆稱廉吏閩帥有海上功林丙卿沒所以存恤其妻子不遺餘力其篤于人倫如此殆有太史之遺風焉後之徵沈氏者可以觀矣

重刻楚辭全集序

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此傷原之甚而爲是言耳臣子之分無窮其爲忠亦無窮安有所謂過者悲夫屈子之遇懷襄也身旣遭讒主復見詐奸諛竊柄宗國將淪徘徊睠顧幾幸于萬一不得已而作爲騷辭上叩帝闈下窮四極遠求宓妃近問漁父甚至巫咸占卜蹇修爲媒湘君陟降司命周旋舉世人所謂芒忽駭怪之談皆托焉以寫其無聊之情無可奈何之苦當此際也雖欲不死其將能乎屈子死而楚亡湘江之濱精魄未散猶將



感憤悲號恨爲忠之未盡而豈以一死爲足以滿志也夫屈子之死蓋處于不得不死之地固忘其死之爲忠又何論其忠之過與否哉世之輕死者子以孝女以烈此雖出于天經地義之不容已乃罔極之恩伉儷之好維繫綰結若或迫之情之至也君臣則堂陛勢踈晉接日少若有餘于分而不足于情乘有餘以成睽乘不足以成薄而臣節替矣屈子之言曰豈余身之憚歿兮恐皇輿之敗績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其情之婉轉恫切千載而下令人酸鼻凡爲臣子當書一通置之座右矣屈子楚辭若干篇後世倣其體者皆附焉朱子爲之註釋而謂有味其言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夫朱子躬遭宋季爲王淮陳賈所排宜其有感于屈子其講業建溪自托于遯晦視汨羅之憤爲得其中正要亦所處之不同未可以一律論也屈子死矣毋論忠憤之氣日月爭光即其詞賦亦與六經並傳彼上官子蘭之徒骨朽舌爛千古爲僂亦何利而爲此哉朱生崇沐重刻此集余三讀而悲屈子之志以爲使世之臣人者有概于茲其亦可以踈然而興感也故爲論屈子之所以死者



原發于至情而于臣子之分亦未嘗有所過以爲  
願忠者勸其亦竊附于朱子註釋之意也夫

臣子之矣矣母備忠獻之餘日日舉火咽其隨頰亦  
爲其中五要亦迥異之不同未可以一槩論也  
愚于臣子其艱業數與自升于漣邇賦賦錄之獻  
斯之夫米于浪盡宋季爲王革刺賈西林宜其亦  
米于爲之指歸而歸不相其言不類以隨人之想  
空亦矣臣子焚編若于益於世效其艱昔昔謂誌

### 林文恪公集叙

自昔一代文章之盛多出于極隆之朝氣化之所  
沉涵聲名之所煥發以洩爲詞章而其時亦必有  
名家舊閱世載縹緗業傳著作如青箱之王蘭臺  
之班龍門之司馬先後相繩克昌此道非偶然也  
我明文章自弘正稍起至于嘉隆不啻家靈蛇而  
戶和璧蓋國家致隆之理至是而極洽化文運若  
有適相符者而吾鄉林氏自文安公而下三世四  
卿聯蟬詞苑至文恪公益紹明而光大之居史局  
二十年閉戶誦讀貫穿墳典其爲文春容爾雅絕



類廬陵南豐詩歌雄邁俊爽而範以繩墨出以天則無近代粗豪叫跳之習蓋真得王孟之衣鉢者當嘉靖季七子爲政奮其角距以摧詞林而詞林徂于積衰之勢莫之能亢公又含彪歛采不自矜炫每有構撰輒笥而藏之不以視人以故橐鞬之會牛耳之盟遂不及公公亦弗屑也世之稱公者以爲名臣子孫克自樹立恬于聲利不阿權貴有帝臣王佐之略而用弗究以此爲惜耳不知公之緒餘發于文章卓然足爲一代之名家而無疑使操觚之士平心易氣而觀之寧有不爲公左袒者

哉吾晉安在 國初則有十子廷禮馳譽于正聲子羽著稱于應制海內文人稍窺一斑其他如王孟敷王中美輩同時並奮頡頏苑而世至不能舉其名以公之文章又號稱詞臣身沒將三十年而猶不顯乃信閩人之不善爲名也要以龍門史記僅藏名山子雲太玄幾覆醬瓿當世不知後世必貴吾觀近代踰躡烜赫侈然標榜爲無前之業者今去之曾幾何時梨棗尚新而已不勝其譏彈之口矣太液之池後庭之樹範金爲鳧雁剪綵爲花豈不悅目賊心一朝剝落相與厭棄徐而觀浴



見飛鷺出沒滄江春華秋實點綴名園必爭憐而  
競賞之夫安知今日公之文一布而洛陽之紙價  
不貴也哉公生平峭廉狷介嫉惡甚嚴以此取忌  
擠不至大用遺集若干卷鄧直指梓之閩中復燬  
于火公弟大廷尉仲山公與余謀重刻白門以便  
傳布顧無所得貲而大中丞樵李丁公爲公所舉  
士乃捐金成之廷尉公復命余叙余方有 綸扉  
之命盡謝筆研然不能已于公又念公之望實宜  
居此地乃爲人所厄而余以鄉黨晚進無足望公  
之後塵冒而得此不勝內愧則夫表章公之文以  
傳于世是亦余之責也故論而著之至于廷尉中  
丞之卓品真修足爲茲集重則士大夫具知之又  
無待余言矣

其命盡謝筆研以爲八珍我齊而惟恐消而之  
如蘇文忠亦嘗言也 賦與此道相  
此司馬乃後言方氏若將訪奚以又予而緒其  
十是方氏之墨過通海內而程君房南復出  
動世變化神音後路方氏之上而繁其識海內文  
八事士爲論述味嘗張皇開發幾無遺力蓋之具



玩賞之夫安知今日公之文一布而洛陽之  
小貴也哉公生平雖廉介然其嚴以取取是  
不不至大用遊集在千卷郵直指榜之問外  
火公第大廷賦侍山公與余謀刻石門以  
和顧無所得贊而大中丞推李丁公其  
無料余言矣

丞之卓品真刻以爲茲集重似士大夫具味之及  
於天世是亦余之責也姑錄而普之至于其操中

墨苑人文爵里叙

墨之製盛于李唐其爲人所篤好則莫甚于宋人  
主至以爲尚方之寶而士大夫之競相標勝者至  
啜其餘瀋殘汁以爲八珍五齊而惟恐涓滴之棄  
即達如蘇文忠亦疊疊言之 明興此道稍衰至  
汪司馬乃侈言方氏若將祊奚氏父子而緒其統  
于是方氏之墨幾遍海內而程君房稍後出匠心  
獨造變化神奇復踞方氏之上而奪其幟海內文  
人學士爲論述咏贊張皇闡發幾無遺力蓋上自  
黃扉紫閣元老鉅公下至山林韋布能搦管爲文



者無所不具自有墨卿以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  
余素不習君房亦不知其技之絕一至于此今歲  
君房自燕歸過白下介余友于文若來謁因以墨  
數笏遺余余笑謂君房君之墨盡天下文人學士  
無不屬饜而余無一挺半丸固是異事君房亦笑  
吾之墨盡天下文人學士無不品題而子無隻字  
單辭更是闕事余曰然則君之意欲如何君房曰  
吾盡吾之所以爲墨與天下人之品題吾墨者而  
命之曰苑吾又盡吾苑中之人書爵書地書名書  
字又書其科第而命之曰人文爵里以冠于吾苑

之首而未有序也願子言之余嘗嘆奚氏父子之  
著名于墨而僅處偏霸之朝無如椽之筆以紀其  
事使其遺芳剽馥無所考見而宋世名人如蘇如  
蔡如米能以其雄詞麗藻發明此道而其時之爲  
技如潘谷沈珪輩復寥落不振不足以當諸君子  
之紀述墨卿之與詞人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  
也今君房幸當昭代熙隆人文蔚起之日得盡收  
其篇什以爲宏麗瑰壯之觀令毛穎楮生望之却  
步而一時宗工鉅手亦得借君房之絕技以宣洩  
其靈心而發舒其制作他日君房之墨傳則文章



與之俱傳是亦千載僅見之盛事已而君房苑中  
上窮天文下盡地紀中及宇宙間百物萬有之情  
狀有大禹之鼎所不能鑄而東方曼倩張華之徒  
所不能辨者一切羅而致之信爲二酉東壁外一  
種竒觀非 國家文明之化沉涵鬱勃何以有此  
然則君房茲苑之作固不偶哉君房自負豪俠嘗  
待詔金馬門遽棄去所爲重墨卿者且無籍于茲  
苑而何待余言姑書此修闕事焉

筆峰集叙

天下之最可 莫過於遊而其能模寫性靈宣  
暢湮鬱者莫過於詩文顧人生役役當其壯年旣  
徵逐于四民之業而不暇遊老則血氣衰筋力億  
而不能遊貧者治生富者趨利皆不知遊至于詩  
文則愚者不能爲聰明者又刻意苦思琢其靈府  
而耗其元神以庶幾千秋之業不朽之譽其弊也  
至用之爲累而不用之爲適亦困甚矣雖工何益  
焉古之善遊者無過于莊周其善爲詩歌者無過  
于李白周之言遊以逍遙取其能自得而無所待



而白之天才豪放斗酒百篇疑若不經意而出者  
故雖以向平宗炳之流雅志名山而猶須於圖畫  
須於婚嫁之畢未盡能脫然也以杜甫之聖于詩  
而白猶嘲其苦卽後世于二子不敢軒輊要以馮  
虛御風俯視塵壒則白爲勝矣又何論孟郊賈島  
諸人推敲于一字之間以爲工者哉吾友筆峰林  
君早歲爲諸生遊太學皆有聲名取科第無難乃  
輒棄去先世饒于貲而不問家人產中歲以後即  
捐付其子日惟以登山臨水爲事即未能遠及五  
岳乃吾閩四封之內幔亭九曲霍童九鯉清源黃

蘖諸勝足跡無不到者觸事觸景輒成篇什古風  
近體無所不具序賦記傳頌述論贊諸體無所不  
該其所結撰皆立談杯酒俄頃咄嗟無不立辦其  
間利鈍得失徃徃錯出而其大指主于意真詞暢  
以達吾所欲言而已故嘗謂君之遊自得而無待  
庶幾莊生其詩若文誠未敢遽擬長庚亦可謂有  
其趣矣杜陵之苦心極詣君固不能如郊島輩之  
刻核寒瘦君亦不屑也余性好遊頗類君而奔逐  
世網一官鷄肋不能自割其詩文之不求甚工亦  
與君同而以典筆札稱詞臣于巧拙妍媸之間終



未能釋然而無礙者然則余之媿君多矣今方決  
計乞歸葛巾野服徧遊諸名山且欲絕去文字纏  
綴之苦以返于恬淡自然與君相招携唱和爲方  
外之友君其操杖屨不律以待余乎君之宗有林  
日正者亦高尚博雅之士然足跡不能出黎陽山  
於書無所不讀而操筆甚苦不能盡發其胸中其  
與君殆各有短長要之不可偏廢今日正往矣遺  
文寥寥尚未傳于世君方刻其藁余喜而序之因  
以寓懷人之感焉

石潭先生八十壽叙

駕部陳長卿以選士從余于成均以司馬郎與余  
周旋于留都甚相歡也長卿之尊人曰石潭公以  
今歲登八十不佞從長卿徵公之生平將以不腆  
之辭爲公觴而竊嘆曰柱下有言柔弱者生之徒  
大成若缺大盈若冲以今觀石潭陳公者豈不信  
哉公之少也而孱甚足不能勝履躬不能勝衣五  
歲而後步九歲而後能讀書於斯時也豈敢有功  
名壽考之望乎乃公能強立奮勵自致于青雲弱  
冠而成孝廉旣艾而服官再縮銅墨踰耆而始謝



事今猶能登山臨水勁捷如少年一何健也公之  
爲孝廉固以行業有聲名于公車而屢舉屢罷屢  
見收矣而復失之其爲令于粵之揭陽蜀之高皆  
以潔廉惠愛爲兩邑人所尸祝自揭陽左遷楚臬  
所攝四邑皆起其溝壑之民而衽席之乃先後以  
骯髒爲其郡之守與理所齟齬卒用罷去人咸爲  
公惜然公解官之歲而長卿舉畿闈隨成進士庚  
三年而仲子大繡亦舉于鄉公以灑然之襟充然  
之貌陶然之詩酒僂僂然之杖屨夷猶徜徉于藐  
姑之山通德之里幾若解天弢而遊無礙一何適

也斯非所謂冲而盈缺而成柔弱而久生者耶江  
右固賢才之淵藪也名公鉅儒齒德相輝映者代  
不乏人以余近所遊從則有太宰吉水曾公少宰  
信州楊公而楊公之舉也與公同籍以行誼相引  
重楊公年差少于公今方在銓曹柄用矣公之官  
固不能望楊公而其才亦有所厄而不能盡用然  
而靈山鄱水相望二三百里間稱黃髮之老在朝  
朝重在野野重者則楊公方雁行公而兄事之公  
又以其不盡之用寄之長卿兄弟長卿治琴溪如  
公治揭陽高縣其在南曹以公廉敢任舉職薦紳



問言曹郎之賢必首推長卿而仲子又且以名孝廉掇上第其所爲究公用者寧有旣乎夫程之有大中也蘇之有明允也蔡之有西山也其才品學問皆浮其位西山有淵沉明允有軾轍大中有明道伊川或爲名儒或爲名臣是皆以子寃者公得無似之而公家太丘長有元方季方亦以父子有聞然慚卿慚長說者猶有遺憾今長卿方爲郎樹立已如此矣卽進之爲名儒名臣無所不可公不亦更愉快哉公教長卿兄弟動引古誼而大指在淡泊簡素以裨躬養德家居嘗爲圃僅容旋足又

蕪雜不甚治客或謂公園何易成公笑曰老人貴易成固自有說非客所知蓋公之所爲柔弱與若冲若缺者其精以治身緒餘以治官以教子而粗者乃以爲園是柱下所謂無名之朴先天地生而後天地存者也然則八十之年猶公之始孩耳余不佞未窺公之鯢桓其何以壽公姑以此告長卿使私布之

若輩儉其遺文若詩釐爲若干卷授之梓而爲之



卷之九  
人中也蘇之有明允也蔡之有西山也其才品學  
對深亦文位西山有淵沉明允有軾轍大中有明  
不對未窺公之躡跡其何以壽公故以拙書其轍  
對天賦其昔也然限八十之年餘公之故蘇且余  
昔以以為園且卦不視豈無各之林夫天賦生而  
中昔楚昔其辭以欲良辭籍以欲官以楚于而賦  
長知固自存錯非容視味蓋公之祖為采陳與昔  
無不其容迨詰公園回是知公笑曰未入

濟平堂集序

歲已卯閩中諸士大司馬吳襄惠公見賢書而喜  
指小子高名曰是子當有尺寸吾先為之徵矣高  
成進士讀中秘書公節制兩粵每貽書述前意時  
先通議公守養陽為公屬吏公露章尉薦之父子  
並受公殊知未有以報公捐館舍高乃為狀論述  
公之盛德鴻烈以傳于世又後十餘年乃從公嗣  
君輩檢其遺文若詩釐為若干卷授之梓而為之  
叙叙曰自三代而下名世大臣有德望勲業昭垂  
來許并其文辭而傳焉者何尠少也而文人學士





馳騫著作之場究所樹立又寥寥無可表見此  
獨降才各異亦以精神智慮不能兼役此有注則  
彼有遺其勢然耳襄惠公自爲曹郎卽以名德重  
縉紳間出而爲學使者于楚于粵人士稟其教毋  
敢越軼謳吟思慕之聲至今未已其後督粵東西  
所削平林箐巨憝累世爲患害者不可勝紀粵人  
尸祝公不在韓襄毅王文成下赫乎盛矣世之頌  
公者率以其姱修偉樹卓然爲一代名臣而不知  
公之嫻于辭章其所結撰本經據史縱橫辨博粹  
乎一出于正有近代號稱作者劇心刻意所不能

及而公固從容出之高嘗反覆讀公之文而深惟  
其指因有感于文章得失之故蓋自昔能言之士  
衆矣要惟出于不得已者爲至未至乎不得已而  
欲求有言者詞雖工非其質也所以謂之不得已  
者有爲而作由中而發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是  
故其說常簡而通其氣常和而平不然則必有夸  
詡震盪不能自持者矣譬之水灘之激而淵之平  
亦其勢也且非獨言焉而已卽其措之事業亦然  
世固有保大定傾功彌宇宙若無事者亦有竭蹶  
以赴功僅能得之而枵枵無以居之者此其故可



知也夫公之文雖其鑪錘敲鍊之甚工而其出于  
有爲而作由衷而發者則其大致固較然矣至考  
公所建樹小者治辦大者勘定悉數之未易更僕  
然大約以省事之意集事以止兵之意詰兵要于  
功成事定國享其實而已不必居其名昔歐陽永  
叔稱韓公之功獨多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蘇  
氏論永叔之文則謂舒徐委蛇放言極論語盡意  
竭而無艱難勞苦之態兩者皆可以狀公蓋公之  
精神無所不注而無所甚役不得已而後用故用  
常不勞自昔名世大臣與文人學士所不可得兼

者而公兼之豈偶也哉公恬穆充粹之氣溢于面  
目見者即知其有道生平絕口不言人過亦絕不  
暴已之所長處功名進退尤泯然無迹當江陵奪  
情時公自粵西召佐司農遽陳情歸養世以此高  
公而公不屑意也高不佞嘗竊慨夫文士也多以  
才蒙忌勞臣也恒以功受詬殆所謂秀于林而必  
拔出于坻而必隕者而公獨名完道光數十年間  
不以其身少蒙世之汶汶此非誠心信志不言而  
喻大有以誄服乎人心而非如尋常矜長要譽者  
之爲何以有此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高旣辱公



春官書 卷之九  
深期求所以稱而浮沉碌碌五十無聞無論于公  
之深詣駿揭如穆叔所稱太上與其次云者不能  
窺其藩籬卽退而庶幾于立言之科亦未免夸詡  
震蕩以質于公之不得已而有言者猶徑庭也九  
原可作負公實多故因叙公文而併及之以志吾  
愧豈敢謂茲言也足揄揚公乎

齊臺疏草叙

三齊于宇內夙稱重地其在我 明則尤重控兩  
都而扼其衝縮河漕而據其會名爲東藩實則左  
輔其安危得失之故不在一方而在天下矣承平  
日久齊稱無事之國撫循差易頃歲齊民嗷嗷朝  
不及暮此其故則天災三之河伯四之中使五之  
是數者他方受其一皆不能支齊獨備焉而齊之  
中使視他方爲尤虐勢且無齊其無齊而有齊則  
中丞鍾梅黃公以也黃公之撫齊於事之得以專  
行力之可以自致者固已悉效之民矣其有事不



得專而力不得致者則必請請而不得則至再至  
三至于數十心欲嘔而涕欲流吾讀公前後諸疏  
恫乎其悲戚乎其若不能一日安于其位未嘗不  
廢卷而嘆也曰嗟夫公之爲齊一至此哉昔之爲  
齊者如管仲晏嬰計然卜式之流皆能用其國以  
富強其所修明內政禁止重斂心計乎漁鹽牧畜  
之利班班可考也今則異是我欲爲政或擾之我  
欲薄斂或浚之我欲予民利或奪之天不悔禍大  
役時興守土之吏不得有其四封昔之稱沃壤者  
不燒而赤則浸而白矣昔之稱帶甲百萬粟支無

筭者今欲汰一卒省一將易粟數十鍾不啻如釋  
重負矣公之爲齊譬如操舟以莫重之載立于至  
險之衝而怪風怒濤相與爲鬪前者嘑後後者嘑  
前不疾爭尺寸則爲魚龍漂沫之屬矣故雨暘之  
不時而多方全活吾以爭之天河流之泛溢而畢  
力經度吾以爭之地議論之參商甲乙而委曲調  
停吾以爭之人至于九閭之聽彌高豺虎之群日  
橫而號天泣血吾以爭之 君父其爭之天地與  
人而得者常十之六七爭之 君父而得者常十  
之二三其得者固爲齊百世利其有所不盡得者



亦能使角距摧而燎焰息猶足祛齊一時害也於  
乎難矣 主上神聖獨運於臣下之言多拂少俞  
公雖不盡得而亦不至于違忤黃家口之役至  
問齊撫臣何以無疏陳璫之敗也所條上減免諸  
款皆報可公何以能然哉范曄有言正直本于忠  
誠則不詭本于諫爭則絞切杜牧言人主好與諫  
者鬪是非決怒氣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  
說則必信之以觀于近事豈不誠然公意在諫爭  
而本于忠誠言雖若險而其實皆循常可按覆者  
河上之策一不行而百萬金錢委之馮夷之壑

是 上之所以信公也今朝端虛席九列乏人旦  
夕且 召公而內齊民固惴惴惟恐公去夫微獨  
齊自兩都以及海內視齊爲安危夫寧不以公之  
在齊重于在內者惟是泰運將興灾星退舍河伯  
效靈而 天子亦駸駸厭言利矣公即去齊齊民  
固以公之庇尚有寧宇若求公之所爲艱難拮据  
以造福齊者則諸䟽具在後之徵齊事者將此爲  
著龜管仲晏子又不足言矣



大司寇心堂趙先生晉秩太子太保叙

吾師大司寇心堂先生居留京十餘載蓋三奏其績矣先是六卿虛席自太宰司寇御史大夫以至留銓留樞每需人主爵者集廷議無不以先生名上而終不得請天下人竊疑上素眷注先生何久淹若是黃扉紫閣之間誰秉國成夫非先生之故人耶乃使先生困於白雲司不得移尺寸步其故謂何小子某聞斯言也間以請于先生先生第笑而不應先生以三考行南國士大夫相與從臾促裝赴闕先生戒僕夫脂吾車而南其轅吾將



歸遂上書謝病 天子下主爵議所以褒崇先生  
乃自太子少保晉太保自曾大父而下皆贈如其  
官士大夫相詡以爲人臣殊遇而中丞丁公方攝  
司寇事與諸曹大夫將布幣走使賀先生于里門  
以小子某爲先生門下士使文馬納諸行李某受  
先生知最深相從于南國之日久私心竊有所擬  
議于先生而未敢效也有中丞與諸大夫之命則  
請畢其愚蓋自昔大臣有聲名于世者雖其建樹  
表見之不同而率皆就其所長以自成其品其所  
長在是則其意之所自喜者亦在于是而天下之  
人亦得緣其所喜以爲附麗之端雖其心固非翹  
然好自標揭而要之有途則可跡有名則可羶有  
門戶則可窺矚是非之所由立趨舍之所由分議  
論之所由多譬之布侯一人樹之衆人射焉其勢  
然也先生自讀書中秘轡龍繡虎之辭冠絕于本  
天而不欲以文章名其爲給諫用直言取忤至屢  
詔書詰問天威不測舉朝震駭先生從容應之詞  
婉氣勁雖貶斥不撓而不欲以節槩名其後敷歷  
中外開府貳樞佐銓明刑所至皆舉其職卽在吾  
閩當島夷之訐訛言日至先生屹然鎮定不震不



竦聞人賴以晏如勲伐如此而不欲以功業名生  
平履方董道自修自證于天人性命之奧靡有不  
窺而不欲以學問名天下人仰先生如景星慶雲  
北斗泰山及其進謁則恬然穆然無跡可尋無端  
可揣無偏至一察可以迎合然後嘆先生之不可  
及也今世所患在士大夫有所異同某不佞以爲  
患在同不在異夫有同而後有異有喜同之心而  
後有惡異之心同旣不立異安從生故士君子涉  
世非不爲異之難而不爲同之難非不爲同之難  
而使人不得其同異之難如先生之恬然穆然游  
御乎無畛之途而徜徉乎無名之宇又安有同異  
之可言哉蓋劉邵稱十二流而歸重于清節法家  
術家謂之三材以爲三材備則三公之任三材微  
則冢宰之任其說甚辨然以三公論道家宰統均  
而翹翹昭昭揭三材以爲名亦不廣矣邵知聰明  
平淡之爲主德而不知其即相道也平淡則無名  
無名則無同異無同異則蕩平正直先生優爲之  
矣 主上旣以三公秩先生旦夕者方召而居家  
宰之任有如中丞公之使方及里門而徵書適下  
則請以小子某茲言也藉玄纁而進之







日離也吾何以爲情于公哉蓋一時人情難于去  
公者如此余時亦逐隊送公而心羨之退而深念  
公之最不可及者有二今士大夫處功名之際孰  
不言恬然未有真恬者也卽恬于貌矣未必恬于  
心公以十年淹而絕口不談及斯已難矣徐而察  
公之隱微實未嘗有一毫滯淫之感陰陽之患芥  
蒂于胸中公之不可及者此其一也士大夫開口  
議論孰不言平然未有真平者也其甚者又以不  
平爲平公論事論人瑕而瑕瑜而瑜是而是非而  
非瑕瑜不相掩則少寬其瑕是非不相貸則獨尊  
其是無深文無暱附無吹求洗索加人以所不堪  
昔人所謂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者于公見  
之公之不可及者此又其一也嘗試以公涵養與  
恒情較之猶之水焉彼其崎嶇迫側于山澗之間  
徃徃爭竇而出爭壑而奔至于江海之汪洋豈復  
與衆流競尺寸之途乎而善觀江海者亦不以驚  
濤駭浪吞天浴日之爲竒惟至于晴空煦日萬頃  
如鏡望之者有浩渺之觀涉之者無風波之患魚  
龍舟楫夷猶出沒于其間而不自覺然後知江海  
之爲量弘而爲德大也此可以論公余隨公居南



中最久時蒿目于人情世態之不齊雖不敢有躁  
心勝心以蹈不恬不平之失然而內省于獨知默  
觀于清夜其所愧公者多矣公嘗語余吾鄉李文  
正之評劉忠宣也與物無競遇事有爲吾安于無  
競而愧于有爲余竊謂公惟不欲有爲是以能有  
爲夫欲有爲而必遂則將有躁心矣欲有爲而未  
必遂則將有勝心矣不恬不平害乃滋多公之退  
然若不見其有爲也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方公  
之去留臺代之者爲樵李丁公其佐畱樞長之者  
爲餘姚孫公皆當世賢者孫公之倚信公固異於  
常僚而丁公常爲余言吾每有事必咨之耿公公  
未嘗不悉心爲吾畫也於乎使世之君子于先後  
彼此之際其存心皆如公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  
哉公先督吾閩學教澤猶存公三有慶事閩人與  
公門下士三徵余言今而後復有請也其說窮矣  
雖然公之意念深而余之言辭淺何足以殫公竊  
意今世運否塞已極旋轉有期 天子仁聖不減  
孝皇公入而筦樞機膺心膂之寄返泰道而踐夷  
庚則忠宣之業是公楚人之故事也鋪張盛美章  
一代君臣之遇繼弘治而再見不佞雖駑尚當有



進于此

夷隲忠宣之業具公執入之効事也融冰益美章  
 奉皇公入而後雖謝觀山資之寄或泰康而強吏  
 意今世幾否泰日休戚無常天有不測望不測  
 雖然公之意念必欲濟世之旨而公之戰公臨  
 公門下士三遊余有公之命而公之命其信矣  
 若公未嘗吾聞學殊對會公云公之憂事聞人與  
 如此之劉其君必皆公天下豈亦不可為之舉  
 未嘗不悉公之意也然則公之舉也亦必公之舉  
 公之舉也亦必公之舉也然則公之舉也亦必公之舉

劉母程太安人壽序

關西劉君之郎計部自畿令遷也畿令者是五方  
 之所劑百蠹之所叢諸司庶府之所委也長安洛  
 陽自漢唐難之 明興並建兩畿畿置兩令南北  
 提衡而南中去 轂下遠有六朝綺靡之習其小  
 人脆而苦誅求其君子文弱而能為口語而列署  
 之據其上者稍相駘藉令之權日奪職守漸失而  
 不勝其困蓋視北若尤難者故夫留畿之多敗令  
 亦其勢然也今宗伯晉江李公在南銓時每語余  
 上元令劉君之賢曰是節廉幹力人也李公意在



軫畿民之困敝與之休息一切取不煩耳而劉君所行事適與之合余嘗讀華亭何元朗所著叢說謂留京和買之弊徃徃以銖兩微物破中人產大有足嘆者自頃歲以來都邑晏如隸卒無持尺檄以呼于市劉君蓋與有力焉畿民固以此德劉君而劉君在計部精勤任職余嘗攝事其曹諸曹大夫又共推轂劉君以爲賢度支郎也當劉君之爲畿令每治事之暇輒西望咨嗟脉脉不自得人問其故則曰吾有母老矣不皇將也吾柰何舍其母而爲人父母哉故劉君得度支而喜曰是可圖便以省吾母也爲度支不數月遂歸里舍無何母復促之官劉君不得已來大司農推擇君使典浦口倉浦口倉者建於江之北凌雜而困苦莫肯任者君慷慨受事時而持籌時而陟屺皇皇如也君之鄉職方劉君駕部馬君武選高君皆習于余則以君之意請余言壽母余聞母故起寒微宰相封君以有計部可謂難矣計部三爲令母兩從之官使其子所至有廉能聲即相去數千里猶兢兢奉慈訓不敢失墜母非甚賢明何以有此 留京於國本根帑空廩耗在事者蒿目憂之竭澤則傷民弛



網則傷國漏卮則國與民俱傷計畫無復之矣劉君自治邑起于利害之端甚晰而熟必有所以處兩者之間並行而不悖者今之浦口其小試也君能如此母即相去數千里其志豈不得焉母今已開九袞其視百歲猶之旦暮有子在官有孫曾在膝人倫樂事可謂罕覯可以壽矣余不文徒述所知劉君母子之間者如此不欲益一辭母程姓以劉君故 天子推恩賜兩封自太孺人進太安人制詞甚媿夫余所知劉君母子之間者 天子具言之矣於是而知劉君之所以爲太安人壽者乃更大也



西軒何公偕配陳孺人七十雙壽序

環吾里而居何氏稱甲族與吾家世婚姻也西軒公倜儻好義先大夫推重之以余女弟許公之伯子余請曰大人愛女欲擇所歸此爲愜意乎先大夫笑曰此非兒子所知也夫吾與汝母且老矣又只一女欲其嫁比隣可朝夕相近也何旣世姻西軒公又長者予女奚疑焉余唯唯其後先大夫卒官先淑人繼謝余先後家居七八年筦筦茶苦中惟公父子日相周旋殷然骨肉于是乃嘆先大夫之蚤見也無祿女弟不獲終事公二孤之稚孩



公撫之而輒泣曰安得復見吾新婦哉余宦遊兩都公念之不置頃歲再以公事過里得再謁公留連不欲行屬公偕配陳孺人俱登七十里諸生具公行誼聞于邑大夫大夫爲檄旌公予之冠服余旣喜公之偕老眉壽光寵于鄉閭而以女弟之不及見爲恨已又愀然深念使先大夫而在得與公爲林下之樂杯酒之往來三徑之遊遨當無虛日而今不可得矣幸而公與孺人之無恙也請以一觴爲壽公輒遜謝蓋屢強而後諾于是公之族人及里中親友諸凡有連於公者皆來前壽公余不

佞執爵而言曰夫公於人間世可謂全矣公早歲遊四方貲不甚饒累致千金偕諸昆季築室于故居之南輪奐輝皇田疇園圃之利足以自贍則素封之業也性又好儒子姓數十人皆使受書戶外洛誦之聲旦夕不絕禮接塾師加他人數等今公子若孫皆以諸生遊太學而從子中亦有藉諸生矣則貽燕之謀也公與孺人白首相莊閨門之內無疾言遽色儉勤治生伉儷如一則舉案之風也夫此皆公之所爲全也乃公之所以全則進于是公雖由十一興而未嘗有機心機事忠信坦夷皎



然不欺足跡所至幾半天下凡與公習者皆以爲長者嘗道拾遺金卒求其人歸之邑中歲推擇高年篤行可賓于鄉者無不首公公聞卽引匿其謙讓遜避發于至誠無以強也世之行賈而不求利好修而不求名有如公者蓋可謂君子矣先大夫之所以慕公與公爲婚姻者夫豈苟然已哉公今稀齡而步履強健早作晏休少年輩不如孺人似之度其年皆未艾余不佞敬奉一卮爲公孺人壽公歡然余乃加爵曰請以此代女弟觴則又加爵曰請以此代先大夫觴公母辭也夫觴公與孺人乃權輿于今日矣

歲已卯吾聞舉於鄉者九十人余與庶子會公論  
意林公編修黃公同官詞林其後南兆參商不相  
倫今歲乃聚於都門又有計部傅公陳公共把臂  
歡每念自巳卯抵今已三十年在人所謂一世  
吾兄弟輩壯者衰少者老其在仕路者多程冠  
衣止半已無存而吾六人者乃得周旋笑語如  
舊亦奇事也顧未幾而林公去爲南祭酒祭酒尊  
官然吾詞林人以南故多不欲往而林公得之獨  
吾先人嘗爲



送大司成兼字林先生之任留都序  
歲已卯吾聞舉於鄉者九十人余與庶子翁公諭  
德林公編修黃公同官詞林其後南北參商不相  
值今歲乃聚於都門又有計部傅公陳公共把臂  
甚歡每念自己卯抵今已三十年古人所謂一世  
吾兄弟輩壯者衰少者老其在仕路者多桂冠謝  
去且半已無存而吾六人者乃得周旋笑語如曩  
時亦奇邁也顧未幾而林公去為南祭酒祭酒尊  
官然吾詞林人以南故多不欲往而林公得之獨  
甚喜曰吾先人嘗為國子先生吾視兩司成如天  
地間之可貴乎鄉者無不首公公聞即引匿其謙  
避發于至誠無以強也世之行賈而不求利  
好修而不求名有如公者蓋可謂君子矣先太  
之所以慕公與公為婚姻者夫豈苟然已哉公  
而步履強健早作晏休少年者不如孺人似  
度其年皆未艾余不佞敬奉一卮為公孺人壽  
公歡然余乃加爵曰請以此代女弟醵則又加爵  
公歡與于今日矣夫醵公厚辭也夫醵公與孺人

送大司成兼字林先生之任留都序

歲已卯吾聞舉於鄉者九十人余與庶子翁公諭  
德林公編修黃公同官詞林其後南北參商不相  
值今歲乃聚於都門又有計部傅公陳公共把臂  
甚歡每念自己卯抵今已三十年古人所謂一世  
吾兄弟輩壯者衰少者老其在仕路者多桂冠謝  
去且半已無存而吾六人者乃得周旋笑語如曩  
時亦奇邁也顧未幾而林公去為南祭酒祭酒尊  
官然吾詞林人以南故多不欲往而林公得之獨  
甚喜曰吾先人嘗為國子先生吾視兩司成如天



上人今往踐其席寧不足耶則語余子嘗教國雍  
又在南中久習南事願爲我言之余憶往在國雍  
大較謹守繩墨循故事蕩佚簡易不爲苛細諸生  
以此親余而或者規余之寬謂國初科條不如  
是余曰國初諸生歷三舍遂爲給事中御史次  
乃郎曹待之甚重故其法嚴而易行今之太學皆  
郎所托徑耳教於何施急繩之何益雖然此爲北  
雍言也南則異是南之習汰於北諸生多賈人子  
易與爲非小之而平康狹邪之遊大之而扞罔使  
氣之事銜轡不嚴則佚而收矣當余在南中時江  
夏郭公爲祭酒操士廩廩而持躬甚慈米鹽刀尺  
積久叢奸不可問且易染指者郭公一切勾稽而  
簿正之日以文義科指督厲諸生久之人人輸服  
郭公去代之者爲南昌劉公其行事視郭公較若  
畫一南雍近時祭酒有聲者率推此兩公今林公  
又繼之此兩公寧得專美耶自古言敷教則曰寬  
言師道則曰嚴指若背馳而實則互用余以寬用  
之北而江夏南昌以嚴用之南意皆有在林公儒  
雅恬夷藹然可親而生平行已不失尺寸酌南北  
之宜以善寬嚴之用公固優爲之矣南中諸曹清



暇士大夫無簿領之苦徃來過從相親善每聚談則輒言天下大計人士流品無所忌諱故不肖者亦知憚懼而賢者常易於取名又其地饒佳山水名園上刹遠近相望仕宦者有登臨之樂酒杯詩筒流連掩映公之所以樂於南也蓋在此哉余去南中且滿歲寤寐不忘公橋門之暇登鍾陵燕磯清涼雨花棲霞牛首諸勝得無念此吾友人葉生所習遊處今方局促中書一席地不能展足豈不苦耶然以公資望安得久南而余以任使不效行且乞歸夷猶於幔亭九滌之間則公與余之相代爲苦樂又安能定其倪也公行而傅公輩悵然戀別有感於二三兄弟聚首之難而屬余以一言送公余遂述其意若此傅公陳公皆以望郎久次當出典藩獨翁公黃公留故余旣送林公而愈有悵然之懷矣 未進士題名記

淪潭方氏宗祠記

重建福清縣儒學記

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順天府題名記



明世大... 亦知憚懼而賢者常易於取名又其地饒佳山水  
名園土利遠近相望仕宦者有登臨之樂酒杯詩  
筒流連掩映公之所以樂於南也蓋在此哉余去  
熱之剡矣歲寤寐不忘公橋門之暇登鍾陵燕磯  
出典蕞爾食公黃公留姑余鴉茲林公而愈有  
公余茲茲其意茲北斯公刺公者以望浪入穴當  
限有颯然二三只策禦首之躡而亂余以一言茲  
為苦樂又史翁家其財也公行而軒公輩熱熱戀

蒼霞草卷之十目錄

忠烈祠碑記

重修一拂鄭先生祠記

詹事府題名記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淪潭方氏宗祠記

重建福清縣儒學記

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順天府題名記

龜川董先生祠堂記



重修萬全都司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揚州府重建儒學記

福清縣闢城記

福清縣重修城垣碑記

福清縣新建文昌閣記

福清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報功祠記

兩淮巡鹽御史應公善政碑記

奉律亭記

南平邑侯堵公生祠記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蒼霞草卷之十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忠烈祠碑記

忠烈祠者祠宋招撫使劉全祖與其妻林氏及林氏之兄處士同也林劉皆邑世家其先多顯于宋招撫祖龐守瑞州處士祖瑒守紹興它顯者不具論然皆近之稱二千石後矣景炎之季宋室播遷越在南海招撫以國子丞家居與處士念世爲宋臣圖所以報宋乃建局于處士之家募卒繕器日夜爲興復計未幾與元戰兵敗處士盛服坐堂上



嚙指血題詩于壁賊至大罵而死語具忠義集及八閩志中招撫敗而轉匿元求之急遂自經有司執林氏責反狀林恚而叱曰吾夫吾兄以死報國何言反乎血詩尚存汝不知耶遂遇害其時元燄方熾林劉子孫僅存如綫入明而其事已更百餘年稍以湮沒又更二百餘年而至隆萬之間劉之裔孫宗獻乃鳴其事于邑令南陵許公以聞于學使者永豐宋公開府桂林殷公博稽故實甚核而章乃檄邑爲特祠以祀業有成畫而直指南昌劉良弼獨格其議屬宋公徙官而吳興徐公攝學事持前議甚力直指無以難乃報可然猶責祠費于其家不復給官緡劉之子孫乃請邑令擇地于城東山亭堂之左而建祠焉樹棹楔于其前額曰忠烈祠祠成而父老人士之稍知故實者咸咨嗟瞻拜嘆忠義之在天地間更歷代而不可泯滅如此邑令春秋致祭俱如儀無敢闕怠至後令乃弗躬而葺郡乘者至訛林氏于永福劉之諸生繼忠力白而正之而請邑人郭建初爲紀其略建初博物君子也其論次甚辨且謂不佞高汝爲史官搜舉古今之奇節逸行毋令沉晦不章固汝事也奈何



於里閭而失之汝宜爲之記不佞槩觀史傳忠臣  
義士不稱之矣乃世獨艷稱文信國之忠揭而與  
穹壤並垂豈非以胡元大變亘古所無中華之憤  
莫此爲甚此信國之所以爲烈也處士兄妹之慷  
慨捐軀大義皎然何慚信國乃信國以元宰處士  
以布衣林又女流斯愈難而奇矣招撫之敗而自  
匿也倘亦有黃冠之思乎宋社未墟殷頑猶在蹈  
瑕邁釁事尚可爲招撫之心固不能一日忘讎元  
也彼其當垂盡之勢橫一葦以障洪流終不幾幸  
而愛一死明矣或者以招撫處士之忠節得林而  
後顯當矣又責其倉皇舉事方試輒敗其持論似  
輕非吳興之表章則直指說申俎豆闕矣忠而不  
食遠而遂淪責於誰諉不佞蓋過燕市而徘徊信  
國祠下爲文以吊固悲信國之死元亦意人心以  
憤元而益悲信國乃招撫事烜灼若是沉淪三百  
餘年而猶關甲乙之口至于羣議難奪且復斬官  
府之羸餘使忠臣之後獨任其勞失國家所以褒  
忠勸俗之意則豈非久近之世殊而爽幽之情異  
歟桂林吳興於是乎有秉彝矣天之報忠臣終不  
爽也余甚傷忠義之晦而復爲之幸因紀其始末



令爲劉裔者勒之石以垂無窮且爲吾邑重若其  
世家源流與紀載參商微相牴牾則有郭先生之  
籍在足傳信無疑茲不論

重脩一拂鄭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  
歸只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  
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卽  
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稱  
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圯廢太史  
金陵焦公言於督學使者豫章饒公重新之僅五  
楹使僧典灑掃亡何僧私爲精舍奉佛像其中不  
知有先生矣焦公以告余余與少宰晉江李公逐  
其僧移像于他所稍稍飭其弊壞樹以棹楔復爲



卷之十  
五  
堂五楹顏曰忠清流韻周垣繚繞雜種竹樹與四  
山松柏蒼翠交映使清涼寺僧仁濟守焉焦公率  
諸生白其事于攝京兆宣城徐公京兆姑蘇徐公  
以春秋致祭祠下脩舊典也吾友計部鄧君暨水  
部陳君太學博士董君助教陳君翰孔李君錦衣  
黃君倡吾鄉人之宦遊于留京者歲時展謁春秋  
祀又相與捐貲買田若干畝給祀費其附祠地若  
千畝以贍守僧于是留京之薦紳大夫咸知有一  
拂先生祠時來肅拜至于太學郡邑生徒以及齊  
民過祠下無不咨嗟感歎徘徊不忍去因而輸貲

助經費者有之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如此本之  
則焦公力也公又語余子之鄉幸而有先生先生  
之祠又幸而及子之鄉人得無湮沒能無辭以詔  
來者余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  
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斃烏用辭也徘徊者久  
之已取先生傳及謚議讀之而嘆曰嗟夫世之淺  
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  
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奸之  
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  
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



人主至感嘆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于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于安石而侂勝再爭于惠卿輩而遂不勝人主一中于安石而侂悟再中于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于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奸欺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

而下猶足酸鼻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于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于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而先生諱



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  
其所得固已多矣是尤令人瞿然而興感者也先  
生大節具在宋史其詳在宋景定建康志初建祠  
者爲總領商公碩以嘉定十四年有上梁文并謚  
議皆得自焦公家藏而計部爲梓行附以祭文題  
詠雜作而余爲書此以復焦公且使過祠下者有  
所考焉祠在清涼山之麓其右爲耿天臺先生講  
學處時萬曆三十二年癸卯之冬月也

詹事府題名記

館課

賈誼有云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  
諭教與選左右東宮建官從來遠矣 國家稽古  
定制視昔隆重設詹事府自詹事而下分僚列局  
悉選詞林英儒畀之授經引義以陶成睿資培翼  
令德卽虎闈未出官不輟置蓋詳哉其慮之矣二  
百年來碩輔名臣垂勛流耀者多敷歷其中旋躋  
鼎軸而其稟道毓德纘嗣昌暉出震繼離光垂奕  
世固躬 神聖哉亦擇人輔養有此具也昔三代  
之隆其光于儲訓也咸寵有元臣慎簡吉士用誠



于嗣王母以匪人參維時百司庶府罔非俊乂乃其重固在此夫寧逸其躬而尊顯之爲母亦以百司庶府業一職效一官課功昭昭而畢慮一察耳本本原原宗社生靈之大計于誰之尸能無重也重故難任彼以儲貳之尊當冲幼之年吾欲爲之聳善抑惡明陳其說則或拂而不行抑亦婉約其辭微開其端又恐意之弗諭而其燕居狎處或亦有道淫教邪以格吾說而就其所易溺何教之能豫彼以爲視膳問安下闕趨廟足盡輔養之道畢吾責哉夫三代之臣所以奉嗣王也母亦積誠披

素孚之冥冥以消其逸心暢吾道德仁義之指以明耀其志使悅于訓典教令朝夕恪共母卽比淫用怠棄其身斯之爲教乃稱難已難故任愈重圖其難以無負其重任是職者可思已夫三代之光于儲訓也其臣亦永有休聞明興神聖迭興亦千載一時已士附青雲而聲施卽百司庶府咸有貞珉矧依日月末光備秩東寮托潛龍以展采者哉胡可令遏佚弗彰也是用紀其名于石以侈其盛并告夫後之君子居是職者圖毋曠厥官以共襄國家有道之長也







何可勝數今士稍稍通一經鹿鳴詩之工歌饗之  
有司勸駕遣之比鴈行而進 天子之庭親屈萬  
乘尊嚴連茹拔士且勒之金石昭示無窮士幸遭  
休明依日月之光名垂乎來許不謂奇覲哉顧臣  
謂士生于今日所患者非名不彰也猶有尊名者  
在耳安用斬名况名者上所設以勸士非士所宜  
斬也士一有斬名之心則志不樹志不樹則神不  
守神不守則薄于中而炫于外故有善游以膠其  
譽鬻卷以附其交脂膏其口其進不者鈞奇飾行  
迹若是而心則非總之皆爲名使耳安所費士乎

夫士平居稱引藉以自重者非虞五臣則周十亂  
漢唐而下諸名臣勲業夙卓者溟滓然第之矣然  
彼五臣十亂不求聞于世當世之君亦未聞有勒  
其名傳之於後者而其名昭若懸寓與天壤共敝  
彼固不石而壽不鑄而堅者耶士安用斬名爲也  
語云烈士殉名夫士而殉名此古所稱任俠之徒  
立然諾自負求尺寸有聞于後言儒者且擯而不  
道安所比士士今高者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  
稍次補外亦爲郡國吏受民社之寄至貴倨矣其  
務殫乃心力毋以聲華自伐一稟之于精誠蹇蹇



蒼官直 卷之一  
譎譎披赤見素不斲名直批竅剗繁轂運環轉不  
斲名通測疑洞眇發兆彰來不斲名智戡難定功  
柱流迴瀾不斲名勇幹國禎邦磐石四維不斲名  
忠此爲純心之士國家所託重恃力不可一日無  
者是其名也且不石而壽不鏤而堅令後世稱我  
國家得士之盛伯仲虞周士不亦有榮施哉不然  
而徒以名相炫詡操左券而責其實蔑如也則是  
題名之設非惟不爲士重垢彌甚耳不亦重負上  
廣制額待士意哉周康王之命畢公曰公其爲我  
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上固

已貽士矣士惟一心爲國家建無窮之基安用求  
聞不求聞聞乃無窮臣故願諸士毋以名爲斲也

大其人當于奉而勤于力高者以經術起家不以  
逐什一爲業四方奇贏之利日夜灌輸以時時差  
趾相錯也故能以勤力自致素封然其蓄于奉愈  
甚車馬宮室園池林沼之觀無所紛華茲亦虞夏  
乎古所稱陶唐氏之風歟然詩紀唐風編心致制  
人可免也彼其纖僉



本清延濶不斬名更  
忠此爲純心之士國家所託重恃力不可一日  
者是其名也且不石而壽不錫而堅今後世稱  
國家得士之盛伯仲虞周士不亦有榮施哉不  
而徒以名相炫詡操左券而責其實幾如也則  
題名之設非惟不爲士重垢彌甚耳不亦重  
聞不末聞聞之無聞且姑願諸士毋以名爲禱也  
曰頌士矣士勤一心爲國家數無讓之基安用末

淪潭方氏宗祠記 代

自江以南多名郡新都爲大新都巖邑碁置歛爲  
大其人嗇于奉而勤于力高者以經術起家不則  
逐什一爲業四方奇羸之利日夜灌輸以時畸羨  
趾相錯也故能以勤力自致素封然其嗇于奉愈  
甚車馬宮室園池林沼之觀無所紛華茲亦廩廩  
乎古所稱陶唐氏之風歟然詩紀唐風褊心致刺  
又何說也彼其纖儉質僿至併娶婦廟見之禮而  
失之推此志也其於事亡報本之義闕如可知已  
夫三代聖王以孝教天下而夫子稱禹首言非飲



食而孝鬼神相提而論其輕重何如也吾邑方氏自宋世卜居淪潭迨今族益蕃萬餘指矣先祠故濱江圯于洚水方廷曦者慨焉告諸族人曰吾方之先厥世其昌爰有寧宇以蒸以嘗有廢不與孰祝而將孰濟而踰凡我族人其毋忘厥常皆曰諾遂相與輸財而息之後若干年累金以兩計者至數千祠工始興又後若干年而祠成前堂後室規制咸備方之子孫重其事而請記于余余竊觀世之人藉于累世之資務侈其車馬宮室園池林沼之奉歲時伏臘享祀其先人曾蘋蘩之弗虔甚者

粢盛之無所于供不得以其身為先人效一日灑掃之役恬然安之斯乃匪人哉何令死者食報之薄也彼以為幽明之理誕于齊諧而遠于重譯五世而上且視若不知何人而安所隆報為彼其厚已而薄先則俗流失而闔于一本之指也若吾鄉人之俗既已大較可觀已而方氏之族人復兢兢然惟先靈之未妥以墮其宗祊是懼以此觀風幾傳所稱儉而有禮矣昔商人俗質而尚鬼今讀其廟祭諸詩若顧蒸嘗賚思成幽冥感通定于呼吸豈設為窈眇之談虛窾而無驗哉誠見鴻濛之中



一氣相屬無所隔閼夫祖宗猶近者耳故曰精誠  
之至則天地爲昭况其他乎方氏之子孫自今而  
有事斯祠也將必思曰是翼如者而徒輪奐飾耶  
穆如顯如愀然如見其祖焉見則敬敬則不忘不  
忘其祖則必敦恤以睦宗明德以合離母便利其  
身而秦越其本支方之興也未有艾矣昔野祭非  
禮夫子悲其爲夷俗之敗壞由禮失也所從來久  
遠矣余嘉方氏茲舉故不辭而爲之記微獨告方  
之子孫且以見吾邦人之俗儉而比于禮者也

福清縣重建儒學記

邑學之立舊矣其沿革具往籍可攷已嘉靖戊午  
島夷內訌焚燒學舍 文廟堂宇悉爲灰燼嗣是  
民勞上下俱詘長治者逡巡莫之能舉禮器章程  
失其序者瀕七年所維時陳公仕賢以大中丞縣  
車里門過故宮廟輒嘆喟低回不能去乃捐金釀  
衆鳩工庀材請諸有司重建之經始于甲子之春  
越明年仲春丁祀告成邑人士方脫鋒鏑枹鼓之  
危幸相與濟濟蹒蹒而駿奔歌舞其中則謂中丞  
公實大造我將勒石紀厥伐用垂不朽會公捐館



舍愴焉中輟迨今又瀕四十年所而學宮重修業  
已謬屬余不佞記之諸生因聚族與語吾曹今丹  
艘矣誰爲堂構敢于中丞忘頌說乎遂偕公孫庠  
生韶祖謁不佞請復追紀其事石諸學宮之傍不  
佞高竊覩斯文離合之大數而深嘆公之功在吾  
黨大矣夫秦之所爲不道也則燔書最烈戎胡索  
虜五季諸夷之蹂踐中原也則士氣大傷蓋合天  
下而言斯文離阨之衝母踰于此者漢承秦表章  
六經史稱得人爲盛閩昔方有樓船下瀨之役無  
司馬相如王褒之流爲之喻俗而講德箐叢阻險  
不列于職方至于建武且墟其地蓋海內皆離秦  
之苦而閩獨未蒙漢之化文教闕矣至宋承五季  
休明祚開濂洛關西續綫肇緒而吾鄉以山陬海  
國比隆東土昭融潤色抵今遵其業不廢蓋海內  
皆蒙宋之化而閩獨得宋之宗洪濛以來于斯爲  
盛然而吾邑僻處海濱聲教雖敷而儀章未備官  
府規模因循固陋絃誦樂育之區幾于附贅至嘉  
祐間邑人游冠卿乃輸地爲學宮千年衣冠之所  
自始跡其膠合附離寢明寢昌之故蓋自中原而  
之閩自閩而之吾邑更歷代而後章縫有專業師



儒有定居其艱難開創一至於此 明興詩書之  
教旁暨四達邑之鴻儒鉅公後先輩出此亦千載  
之一時已戊午之變羗穢凋殘羸火夷狄災害並  
至自一邑而言夫非當一大離阨候耶有司謙讓  
未皇七載于茲可謂久矣中丞公慨然首謀身任  
其役俾燼者興墟者完廟堂門廡櫺星半壁與夫  
庖廩廡庫祝祭燕射之器煥乎一新吾黨日挾策  
而遊共修其業令母失墜以力追斯文與海內結  
軌而馳兵火盜賊災而不害庶幾 國家文明之  
治無隔闕于下邑非漢宋所敢望則公之挽難爲

合振厄爲興其功倍冠卿十百矧冠卿以提舉本  
路而公以懸車其難易不尤較然哉傳曰不有廢  
也孰能興之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公好學躬  
脩居官循良節槩卓然爲世表儀能舉而能興者  
也邇來重修益增其所未備夫亦不敢廢公權輿  
而爲之式廓焉爾公興學後若干年而沒以行業  
俎豆學宮於乎使瞽宗之祀皆如公諸生求爾鄉  
有餘師矣矧又公之功在諸生哉是役也所費金  
若干公首輸其百力請官帑率士庶以協厥成董  
護其事則公子世良世良之友郭造卿也皆一時







伯記中稱居民時時見冠裳者携女郎二三人立溪畔故就其地構祠僅三楹以時禁未解置土穀神蔽焉又云顧瞻遺像歛戲泣下則公夫人之有祠有像所從來矣非自小姑譌也豈小姑故有祠今失其處耶公夫人祠得宗伯而顯又後數年而少宰晉江李公稍加飭焉然堂迫于門門迫于術淺隘譁囂登降無所余時爲禮官念欲改作而力詘未皇頃自留銓攝曹事屬署中有所摘發得數十緡余與儀曹汪君輩謀因以爲資太常就李下公從臾甚力復有捐助會太學生汪宗孝者以百

三十緡質祠傍民宅一區輸入祠基址益拓于是鳩工慮材諏日從事以太學生潘廷讓督役祠故背河乃改而面之旣寢旣堂無不具飭闢其旁爲路樹楔焉移水亭于左無使蔽祠甃石爲岸以禦河風以欄楮顏其前曰一門忠烈廟貌翼如視昔改觀矣已復撤舊宅爲精廬使僧奉香火旣落成客有過祠下談靖難時事輒咨嗟感嘆於諸臣之死若有難言者而且引叩馬事爲解余直語之曰無以爲也 高皇帝肇造乾坤功德冠千古然而有 高帝不可無 文皇也何也 高帝艱難開



創王業未康繼之者其力難微 文皇則明尚未  
得為明也當永樂時建文之故臣以功名顯者不  
乏人 然而有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也何也  
文皇神謨遠略以守代創輔之者其力易即微故  
臣而明亦不失為明也夫天下事視得已與不得  
已耳 高帝不可無 文皇則 文皇之靖難為  
不得已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則故臣之事  
文皇為得已昔管仲事桓夫子仁其功以為微仲  
則不成桓耳而子糾未君則仲亦未臣故可以無  
死夫如黃公輩者死可哉乃婦人女子志節皆與

公同斯為奇矣或曰然則 文皇固欲死諸臣否  
歟余曰此亦 文皇之不得已也夫諸臣不事  
文皇而又不死則固無所置此身矣死之以成其  
是而使萬世知有君臣是 聖人之微權也他日  
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蓋予之矣祠諸臣者從  
文皇意也諸臣合祠曰表忠而黃公與正學方公  
各有特祠黃公祠重建于萬曆乙巳之仲冬成于  
次年之仲夏經理其事者為儀部汪君國楠堵君  
維垣洪君佐聖祠部葛君寅亮鄭君三俊客部施  
君浚明膳部劉君洪謨司務李君允懋余為次其



蒼霞草 卷之十 十九  
事勒之石

文皇意出諸臣台師曰表忠而黃公與王學古公  
曰勉食其薪自盡其心蓋千之矣師請曰昔幾  
曩而對萬世朕亦請曰曩之望入之幾難也昨日  
文皇而又不及願固無所置也其矣我之以知其  
燠余曰此亦一文皇之不賢也也夫諸臣不事  
公同謀為者矣如曰然則乃文皇固始我請曰否

順天府題名記

令甲三歲一計吏治自岳牧以至尉史鱗集于闕  
廷而京兆實釋郡事綱紀之意蓋云維茲群吏其  
式化于王畿故郡國吏之視京兆不啻望表起鵠  
夫內備列卿而外倡九牧秩尊而于民親則無如  
京兆者二百年來名公鉅卿多由茲奮尹確山劉  
公嘗刻其名于石而司空豐城雷公為之記歲久  
石溢今尹廣陵錢公少尹關西劉公礪石續刻而  
以記屬余夫司空嘗官京兆宜能言京兆余越俎  
而譚非其任矣然余有職于掌故不能辭則嘗取



司空言讀之若慨然有慕于國初諸臣之丰裁而恫切于年來因循叢蠹之非是其爲京兆規不啻詳矣余惟國家初造耳目維新聲靈震乎遐陬而功令肅于庶府京邑翼翼四方之極奉職順流亦可以爲理故其治易也其後襲恬承熙輦轂之下日膏沐涵濺于太平之休澤寢以窳惰而五方殊技輻輳灌輸奔命于上國都市之政雜而多端奸日萌生治稍難焉又其後則恬熙益深耗蠹愈甚九閭之聽旣高而豐蔀之勢易壅郊圻之內若隔萬里勢家寺人作奸犯科官府之憲令闕軼而不行因循則虞偷操斷則虞掣繩墨周容日不暇給京兆之難治遂爲天下最矣蓋嘗總郡國之政論之其在開創則外難而內易何者依日月者愈近而愈易爲光也其在承平則外易而內難何者憑城社者愈近而愈易爲蠹也方司空時去國初纔百五十年度事揆勢已異昔日馴至于今又數十年矣職京兆者其感慨嘆息當抑又甚焉弊久則窮窮則復思其始今日之京兆亦起弊反始之一時已在漢以賢京兆稱者則趙張三王然大都皆以精嚴爲理而治行第一之黃次公一受事而



輒謝去此何以故本始元康而後漢當極盛宦戚  
漸滋五陵豪少夤緣恣睢浸不可問如史所稱吏  
民懈弛桴鼓數鳴厓縣官憂此其時亦稱難治而  
次公一切以郡國寬和之法行之宜其格矣故夫  
勢有宜乘化有宜更難易之形殊不可以一術操  
也要于補偏苴漏酌緩急之施疏宣底滯無所壅  
闕惠京師以綏四國斯惟尹之任而稱乎其爲羣  
吏表已今 天子神聖加意三輔赫然有願治之  
思而錢公劉公皆當世名臣協力同心以理京兆  
將見畿甸太和百度咸修寧復有如司空之所慨

也者夫數之相禪貞下起元彈冠振衣猶從其新  
而况躬奉寵靈爲郡國首者乎是名之新題或亦  
事之適相符者余故樂爲之記以請于二公若夫  
建置之由事權之重寬嚴忠佞之不同足以鑒往  
詔來語具司空記中在事者業稔聞之矣人以易

遭而姑留其高深玄妙者俟人之自悟蓋聖人之  
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然揭日月而  
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  
爲量生之命皮命之命亦惟曰吾已知性命矣聞



臨來詰具同空暗中并事皆業錄聞之矣  
 數置之由事難之重實難忠封之不同足以鑿卦  
 事之斷昧符皆余對樂為之暗以詰于二公若夫  
 而央與奉齋靈為滌因首皆平且各之禱與如亦  
 也昔夫嫂之昧軒負不賦示戰取辨本餘發其禱

龜川董先生祠堂記

今之學與古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試即其言論  
 觀之吾夫子之聖也猶云語上語下擇人而施至  
 性與天道則終身秘之蓋總魯論一書其學問規  
 條森然具備然大要就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  
 遵而姑留其高深玄妙者俟人之自悟蓋聖人之  
 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然揭日月而  
 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為性何如為命何如  
 為盡性至命彼途之人亦唯曰吾已知性命矣問  
 其所以盡與至之方則曰此不可思議也不落言



詮也嗟夫此七十子之所不能聞者而今途之人皆得聞之尼丘大聖之所不敢言者而後之君子皆哆然言之是不亦待人之太高而立教之太易也哉吾不敢謂言者之盡無所得然而使天下之人相率從事於不可思議不落言詮之境界則其教雖若易而反難循其所得雖若精深而反以恍惚而無據然則今之學與古之學可槩見已江右於國朝固儒學之淵藪也二百年來脩人淵士代興輩出而其學亦遞盛遞變不局于一途蓋至今日而盱江之學廣大直截學者靡然宗之然其

後亦不能無弊此非獨盱江之過也不善爲盱江者以其廣大而爲廓落以其直截而爲高簡沿流迷源遂生得失而臨川有龜川董先生者嘗從鄒文莊先生遊以布衣講明聖學爲盱江所贊服以爲得文成先生三昧然而先生之學雖得自言外顧獨以躬脩實踐爲主嘗言世儒務爲高簡廓落駸至踰閑蕩檢非有力者以身爲砥柱而力挽之將去道愈遠故先生生平食貧勵志孝友敦睦斤斤然置身矩矱不少踰越其道雖不得用于天下而稍用于家與鄉亦既有明效矣中年以後教授



蒼霞草 卷之十一  
里中所成就甚多厥嗣司寇公遂以庭訓爲世名  
臣蓋先生造詣深而迪履實見地徹而言論輒依  
于平正有廣大直截之趣而無高簡廓落之病非  
黜思議非落思議非離言詮非執言詮砥柱末學  
使無橫流固先生其人哉先生沒邑人士請祠于  
鄉而司寇公復卽故居江田爲祠奉先生俾董之  
子孫蒸嘗勿絕而謂不佞子爲我記之不佞嘗從  
西江士大夫誦說先生行誼及今所聞于司寇公  
先生真儒者也儒者之俎豆其大者乃在天下次  
亦在郡邑若家之宗祊則孝子順孫以是申報本

追遠之念非輕重于世道也然 明興從祀之典  
每慎毖而不輕畀而郡邑之祀間或有所濫而不  
盡當其不輕畀者旣非人子之所敢望而其有所  
濫而不盡當者卽得之而人子之欲揚親之美者  
尚恐其不足以傳信於來許故私爲之祠祠爲之  
記非獨以申報本追遠之念亦欲使天下後世考  
其事而想其人因尚論其生平則其所爲躬修實  
踐挽末學而昭聖統者亦以可見其于世道未必  
無輕重也司寇公之所以惓惓茲祠而欲得余之  
一言也其意或出於此歟余故緣司寇指而著先



生之大以告後之為儒不徒為董之子孫勸也祠  
有堂有寢室有儀門其外為坊表環山帶江江中  
有石如龜則先生所為號也經始于萬曆丁酉仲  
夏成之日為是年孟冬其地平開其地為

出非斷以申時本堂之念亦於天下於世本  
而亦不蓋有皆明辨之而入于之於對時之美  
蓋其不以其以制計於來而於於之師師為之  
蓋其不以其以制計於來而於於之師師為之  
蓋其不以其以制計於來而於於之師師為之  
蓋其不以其以制計於來而於於之師師為之

重修萬全都司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萬全都司之有儒學始自宣德七年學宮故居城  
東南隅地稱形勝二百年來人文蔚起甲於邊陲  
矣其後以增墜本青衿之士進取絀焉乃羣請  
于今中丞王公新之以完風氣公躬履周視見  
堂宇湫隘且圯前路橫縮縱羸大不相當壁水  
橋門迫窄潢汙周旋無所慨然嘆曰興賢造士之  
區而陋廢若是其何以勸學乃謀之督府王公直  
指何公咸謂宜如諸生請亟檄從事諸度費鳩工  
則備兵使者孫公都護麻公協殫厥心百凡胥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三六  
櫺星以內闢爲廣術又移泮池以便趨踰廟貌堂  
宇赫然改觀矣顧堂後有隙地蕪甚中丞公曰盍  
不薙而築之建尊經閣乎僉曰善乃爲閣五楹高  
可憑覽河山縈繞如帶如屏左右爲室藏書數千  
卷其東築臺于堞榜曰魁樓象文明也旣落成鎮  
之人奔走駭矚安得塞下有此偉觀諸生亦更相  
勸業自今伊始若猶是不兢也將安所委咎因聚  
族而謀頌述中丞功中丞謙讓今茲之役督府主  
議直指協心兵憲殫畫都護飾材不佞僅僅爲之  
始計爲之受成其何敢尸之乃復請之麻公麻公

曰嘻此盛舉也不可無記龔石而屬余文之余惟  
五帝開天軒轅爲盛基自版泉營于涿鹿功化翔  
浹萬國合符維茲上谷固神靈之奧宅而赤縣之  
首區也戰國而後夷于邊疆武略颺興文教少鬱  
然而建武恢復幾殆邯鄲竭節先驅則罷人是賴  
禮義之風由來遠矣石晉淪胡且數百載至高  
皇帝乃挈而還之中華鎬京再奠爲國北門沐潤  
依光比于三輔茲亦軒轅以來之一時已諸生誦  
說詩書雅稱帝世今幸身親值之薪楨弓旌後先  
相望雲蒸龍變亦惟此時豈其厄塞自甘上孤



明聖必不然矣非獨此也洪永初基風聲未暢成  
弘正嘉之世旁皇盛矣然內郡雖洽邊境尚棼雲  
中上谷無歲不中虜鉦鼓之聲殷于絃誦維時章  
縫士子猶艱關講德母敢失業今虜酋馴伏近塞  
按堵督府中丞後先建節紆畫周防使辮髮委命  
諸生得雍容俎豆無虞于干戈高閣新宮顧瞻巨  
麗藏脩不廢風氣攸完茲又 明興以來之一時  
已士所矜奮必倍于往日蓋頃者 主上慮士習  
日非屢 詔申飭而愈挽愈流莫或底止文極而  
衰固其數也上谷士質樸深沉有軒轅氏遺教勸  
之以象指迪之以尊經母惑異端母趨流俗此如  
登高順風招呼甚易夫庸知海內士之不以此邦  
爲鵠哉然則上谷今日或反爲盛而中丞公與諸  
君子之所爲風勵其及甚遠又不但區區興起一  
隅計已也中丞齊魯世家文學天性兵憲由名御  
史遷俱在塞上久洞虜情振士氣參以都護沉毅  
好文功并足述云昔魯人頌僖謂旣作泮宮淮夷  
攸服今虜服而泮宮成宜有頌不佞不文姑受而  
記之



後文也并只...  
 史遷財在塞上...  
 剛信日也中丞齊魯...  
 長于之視為風...  
 登高則風...  
 之以象...

揚州府重建儒學記

揚州儒學因宋元舊址而加飾焉大脩于宣德而  
 燬于嘉靖其後二十年間繕葺者三至萬曆十五  
 年守王雲鷺再脩則費緡錢以千計矣未幾而兩  
 廡就圯徂歲仲秋守土之吏率僚屬師生有事于  
 先師脩常秩也禮未成而廟毀齋房學舍相次頽  
 塌生徒皇皇無所登降守吏不遑寧處徇于邦人  
 維揚大國四方所觀季子來聘爰自邗溝仲舒大  
 儒江都作相流風猶在若斯之烜奕也而學宮一  
 巨剪然弗治以辱先聖之神靈無所于棲即博士



諸生能恬于弛業守典在此邦其何以坐堂皇而  
臨吏民之上乎日夜疇咨料度經費非數千緡不  
可屬上下告匱無所取辦相與憂之直指使者喬  
公來董醴政視學之日慨然太息悉索經賦得羨  
金若干曰是可捐也則檄郡鳩工吾以二千八百  
金爲若助守與吏民及博士諸生皆大喜公實安  
我聖靈而大造人士令下吏得逃其罰其敢忘公  
賜乃以公命遴三老之幹力而慕義者得朱枋等  
四人使筦其事以其年季冬肇工先廟次庶次齋  
舍次號舍次名宦祠廟楹五廡二十八齋舍三十

二號舍二十八名宦祠三皆從始創自堂而門而  
經閣而箴亭而啓聖鄉賢祠則大飾其舊榱敝者  
撤棟撓者易垣傾者築路穢者闢華靈廣術言言  
翼翼以至豆籩簋簋鐘磬琴瑟之倫無不煥然信  
數百年來未有之觀矣守君與余嘗共事留曹述  
其事請記焉余觀禹貢序列九州畫江以南率皆  
揚境要以吳越閩粵僻在遐陬有如綴旒惟廣陵  
襟帶南北一太都會與神州參重迨漢而吳王鑄  
山煮海富甲天下揚遂以饒名後世因之以爲脂  
國中辱于隋煬殘于高駢穢于金元經此幾厄而



揚乃大困詩書俎豆之業闕如多矣然至宋而有  
安定先生能脩洙泗遺教以訓其生徒卒開一代  
文明之治其爲揚重乃在此也 明興 高皇帝  
起自濠梁咫尺湯沐 列聖噢咻擬于神臯奧壤  
卽三輔列郡不敢鴈行四方商賈奔走輻輳待命  
于鹽筴歌鐘列鼎擊筑吹竽相望閭里而章縫之  
士雍容絃誦于繁華都冶之中以取巍科登鼎席  
卓然自表見者後先常不乏人較之宋世不啻倍  
蓰固亦千載極盛之時已士生今日宜何如矜奮  
昔在江都正誼明道二言儒林誦說幾若經訓其

後鹽鐵議興文學與大夫反覆辨論累千萬言不  
少挫折此其人皆聞江都之風而興起者諸士奮  
跡膠庠奉 大廷之對行有日矣高則爲江都次  
則爲文學以無忝于爾鄉之安定母使吳越閩粵  
爲揚裔壤者人文反出其上而爾揚都會之區賢  
材之藪顧以鹽筴掩名庶無負 國家豐芑之思  
而稱在事者所以作新勸相之意矣夫漢大夫爭  
鹽鐵今使者明先王之道秉節以勵士計功謀利  
之談不出于口而又有文翁吳公之流爲之師帥  
于以廣薪樞而闢周行固將使道化增隆而表章



遜烈然則茲舉也微獨揚士以風四方可也役始  
 丁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成而落之則次年  
 八月某日共用金若干自使者捐外不足取諸郡  
 有名某字某倚氏人守名某字某餘姚人俱壬  
 進士同事者為某官某官

福清縣闢城記

福清為縣自唐聖曆二年割長樂縣南八鄉始置  
 時稱萬安從鄉名也至閩龍啓元年始名福清元  
 州之明復為縣而俱無城嘉靖甲寅以島夷毒閩  
 蔓延濱海四郡福清因蔽三山而外遏莆陽泉漳  
 實綰穀重地夷所出沒始議城城時師環其疆倉  
 皇畢事北傳高山山西跨岡巒而東迫陵阜賊登阜  
 而攻若對壘焉從東望西周垣畢睹我之戍守虛  
 實較若列眉而最害在北戊午之變賊據北山俯  
 而瞰城每發輒斃守堞之士披靡奔潰無有以一



矢加遺日未移晷萬室蕩然論者咸爲城咎亟欲  
議更頃之夷創歸城遂如故迄今三十餘年而莫  
任其事前令廣昌羅侯清遠歐陽侯先後爲牘言  
城失險狀俱報罷歲壬辰島夷肆虐朝鮮海上戒  
嚴邑父老諸生羣走請當道下其議屬領邑事者  
謙讓未皇無何丁侯自德化徙令是邦侯嘗讀前  
令牘業爲扼腕下車首循城慨然三嘆茲城之不  
更卽一旦有急令何以從邑子弟立睥睨間往事  
之不忘其安能晏然于此土也父老諸生頓首願  
受畫侯乃陳便宜甚具以請俱報可屬以募卒增

餉造舩艍公帑大誦乃令民以丁畝輸金召父老  
之幹力者董事闢城跨北山而臺其上移西城山  
之半包岡縈澗縮東城避阜爲臺以當敵衝四門  
益以月城一新諸樓櫓蔽堵窪垣咸有增築經始  
于癸巳初春入夏而告成事金湯屹如實父老相  
勸趨役而侯固日夕拊循却蓋徒行暴烈日中版  
築犇走雲集子來城成而過者詫以爲神侯乃悉  
稽城垣經費其所某役受金若干巨細條分纖悉  
無漏籍而報諸當道榜通衢以示民物情大孚父  
老固已心德侯又念其勞苦功高相與謀爲祠祠



卷之十  
三十一  
侯侯力辭謝則相率造不佞謂是役也實邑萬年  
之伐太史宜紀其事以詔來茲余惟任事之難昔  
人所嘆病在處堂偷安築舍撓議慮之者不審而  
聽之者易淆往往無窮之業以小利害隳矣然皆  
其禍福未形是非方隱非抱獨知之契者難以從  
事未有如邑城之失險受禍往轍昭章耳目所共  
睹記無俟懸斷而豫卜者也乃猶或懷承平之安  
以不腆敝賦勤君侯之焦思則吾邦人愧矣昔  
高皇帝既定天下其經畫濱海獨詳閩自列郡外  
置衛者四融居一焉而翼之以萬安所夫寧重福

清誠重閩也福清完而三山之屏樹閩南之道通  
淵乎神謨此所謂見萬里之外歟然則君侯之  
功寧下邑是賴卽閩百世祀可矣茲役也臺使者  
監司咸贊其議而太守山陰何公爲尤力詳具薛  
觀察所爲記中計移舊城四百餘丈增新城二百  
丈並月城臺樓及修築諸費共徵編戶六千七百  
餘金莫有逋者督役則邑丞某簿某效勞則耆民  
某等七十餘人侯南昌人諱某字某別號見白豈  
弟明敏卓然循吏尤能任事加意興除此其大者  
云



鹽河海贊其巔而太平山對峙公為大木精其精  
 以寧平邑長陳鳴閩百世脈何矣茲於此臺對香  
 巖平布輒驚此何歸吳萬里之校燠然限沫爽之  
 散結重閣也蘇散宗而三山之異樹閩南之巖巖

福清縣重修城垣碑記

福清城創自鈕令君更數十年而丁令君來用父  
 老諸生議徙其北之下者于山徙其西之高者于  
 山之半稱金湯矣而北稍曠遠為臺于山椒其形  
 斗絕夾兩垣而通臺其形矢射形家有後言矣于  
 是張令君縮臺而傳城守俾便之然而臺高數仞  
 益以危樓其形鵲起樓高數仞益以複簷其形虎  
 踞形家益病之四明鄔令君下車父老胥白山城  
 叢爾十年之間再煩長吏寧敢有言乃茲樓之不  
 更下邑之人實有感志惟君侯圖之令君唯唯不



穀出都門日已聞之矣雖然吾懼其與前令左也  
紛更之謂何父老更進君侯不忘往事而綢繆其  
罅以遂其成勞固前令志也更而不紛左於何有  
令君曰邑方無歲當大稜而輕用民其誰與我父  
老敬謝君侯念我曹矣惟帑有宿鏹以資保障無  
煩徵歛且是逸道使也誰敢告勞令君遂慨然奏  
記當道自中丞朱公直指劉公而下咸報可而是  
年春復不雨二麥就枯田峻皇皇令君竭誠祈禱  
雨大沾洽爰用有秋乃以農隙鳩工徙樓于城之  
陽當邑治玄武龍脉所經高丘峙焉向厄于故城

髡其頂而鑿其趾令君悉復之風氣大完爲屋  
覆臺周以睥睨乘障之士不苦露栖而用武有地  
矣令君復環視城垣自臺而下至于東偏表卑而  
裏薄且多就圯乃復謀諸父老吾將一勞而永逸  
不憚征繕以固吾圉其若之何父老喜躍微君侯  
命固願有請乃悉撤故城三百餘丈易卑而高易  
狹而廣版築之聲登登相聞凡百有衆相勸趨役  
不洽月遂告成事崇墉言言雄于曩時而民不知  
役父老相語吾聞之前事邑有興作衆口嗷嗷莫  
適爲政君侯詢謀于衆折衷于獨無師成心無惑



道旁此一善也間者民間往役輒相率規避君侯推心置腹人人各盡所欲言人人各以爲君侯親已利害相通慘愉不隔又一善也往舉事倉卒無暇周度千慮一失寧能盡無君侯畫必百世動必萬全經之營之匪疚匪棘又一善也吾儕奉君侯寵靈獲展手足之烈封疆有衛生靈有芘誰之伐也何以詔來者則相率詣不佞謂茲城也丁侯先之張侯繼之今侯成之歲則十更役則三舉垣則兩修臺則再徙前後協心期于永賴蓋至今日而後作者竟功議者滿志一何難也向丁侯畢役則

太史有言矣今茲之事能無意乎不佞敬諾令君在事百廢俱興壇而祀神廟而祇聖館而寅賓橋而利涉廩而儲胥或創未有或修旣墜幽明咸秩制度不愆曾未朞月而犁然底績矣重之以茲役而閭里晏如頌聲屢作可謂神矣要惟令君真誠愛利孚洽民心節廉以風之慈惠以勸之故聞令者不督而自趨執春者不扶而自力也昔薛宣之子爲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修即嘆其不能而張忠定以縣令置頓嚴辦更鼓分明遂稱爲好官彼細事尚爾况令君所剏建皆無窮之規不拔



之址哉是可以紀矣令君善政甚多不能具述姑  
記此以復父老之請且令後來者欲論次邑事得  
有所考鏡云爾令君浙奉化人諱某由萬曆乙未  
進士初令分宜復除吾邑役始于萬曆三十年夏  
五月竣于其年之某月費共若干緡協贊則丞某  
薄某尉某效勞則耆民某某例得書

福清縣新建文昌閣記

今章縫家多祠文昌以爲天曹桂籍惟神攸司欲  
乞靈以階通顯蓋在在有之而吾邑尚闕屬四明  
鄔侯來有繕城之役撤舊樓得羨材焉曰是可因  
也相地于癸方得高丘焉山脉蜿蜒而鑿于徃歲  
曰是可復也令典在一方其將爲邦人圖闕事乃  
壘土厚基伐石爲垣崇以高閣丹雘塗堊盡飾備  
規言言翼翼奉神以居而顏其門曰躍龍岡表地  
脉且兆利見也閣高數仞登之則玉屏如展旌馬  
如揖黃蘗紫雲石竹大小帽及海上諸山羅列環



繞如展旗如疊障如嚴城周廬儼乎帝居怡心暢  
目邑之形勝視昔大增矣父老諸生歡聚告語事  
有時舉運有待興異日者叢爾山城頻煩令長居  
不獲寧皇修其闕今天惠仁侯奠我攸宇悉慮以  
圖耻一不利旣教旣治彝典旣修誕及茲閣默爲  
章縫請貺於冥冥以大振於我邑造我髦士我其  
敢忘則謂不佞典在文章可無言以紀其盛余按  
天官書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其占與  
三公同未聞有神而爲之者世所傳九十七化龍  
漢鸞臺之事其有無不可知子不語神是將焉取

且慎修言行祿在其中經德不回行法俟命天爵  
人爵之論何媿媿也吾儒干祿莫徑乎是何神之  
爲要以神道設教輔于皇極今觀化書所紀梓潼  
變現一以忠孝爲本累劫積修始超三界所以攝  
誘羣生靈應禍福者曷嘗不惟經德言行是視苟  
焉而已哉無神則已有必佑善其不扶助凶德以  
玷冠裳也明矣由此言之孔孟之理顯而正文昌  
之化陰而神顯則易玩正或難從陰而神者雖有  
無不可知而能攝人祈嚮之心使之頊然矍然欣  
欣然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是爲陰助名教而堅其



從者然則侯之此役夫豈惟其神之爲是亦侯之  
所以爲教者也邑人士念此必且飭躬勵行一意  
修業赫若帝臨而凜奉侯訓斗魁兩兩之間且有  
黃潤之氣歷紫微經陰德爛然文昌之次必吾邑  
人應之矣閣共若干楹左右爲耳房前爲迴廊因  
舊材僅十之一費且千緡所請官錢及輸助不能  
足多侯捐俸成之經始于萬曆壬寅年五月以其  
秋落成侯自紀其事推功于前令且不及祠指不  
佞謂不可沒其實也故直書之侯浙之奉化人諱  
某號平階乙未進士在邑愛民恤士雨暘祈禱無  
不嚮應神寶鑿之其建寅賓館南北壇修頤備倉  
造漁溪宏路二橋皆久廢莫任者若修城役尤鉅  
則不佞別有記



里修福清縣儒學記

福清儒學舊在宋西城門儒學坊外嘉祐間邑人  
游冠卿提舉本路輸地爲廟乃移邑治之左元豐  
廣爲學宮其後代有損益故籍可考已至 明嘉  
靖戊午島夷戕邑學燼焉後稍建廟及堂餘以時  
訕闕如也歲壬申邑令南陵許公爲學舍數十楹  
于堂之東偏集諸生絃誦其中公去而弛業稍復  
頽圯博士龍溪蔡君以孝廉來奉職令則嶺南歐  
陽侯相顧咨嗟謂融實閩中鉅邑才賢蔚起而學  
宮顧簡闕不稱無以觀四方吏職之謂何相與謀



從事而難其費令曰帑有金可發吾牘而請之然  
懼弗給也博士曰公先之士民有繼者矣乃以所  
請六十金始事建東西兩齋諸生幸毋雨立隨念  
啓聖祠及肅皇帝御製敬一箴亭居學宮之後  
湮沒榛莽莫跡其地乃移祠于堂之左腋而亭其  
前壘土爲基爽塏煥奕傍宮地數武故没于豪奪  
而歸之庠濬溝以疏流潦伐石爲周垣水不能嚙  
又垣而橫于大洋之前望之若屏觀視大肅工業  
有緒乃稍理兩博士舍曰胡以爲弟子師而居同  
儻庶哉然而所請金不足當役之半自令而下各

有捐邦人亦稍稍相勸輸乃其于學舍誦矣謀稅  
其餘于民而收其緡錢爲繕費諸廢一新旣竣役  
邑諸生某某輩羣走而請余爲之記余自籍青衿  
而游於斯徘徊宮墻穆然深念乃今二十年來而  
覩有茲舉也令尹博士之功于此邦爲烈矣昔在  
草昧閩號閭胥職方之籍不比于中土觀察肇興  
文教乃闡引于今茲愈熾愈章跡往而譚昌明之  
運啓于一方亦有其時融自往代彬彬稱隆入  
明而南宮之舉與公車之上纍纍若貫較閩初造  
不啻昏旦乃求勲名昭揭齊軌前轡與海內兢爽



學宮之掌故具在亦邦人士所扼腕也山川之氣  
不盡于宣洩則將有所儲以鍾其靈淑今融士日  
盛於閩爲前茅矣令尹博士順風而呼視觀察難  
易倍蓰無筭融士脩故業而光大之值熙洽而贊  
休明事半功倍在此時也有啓而興有兆而合良  
非偶矣或者謂閩實多賢乃其爲閩重則建溪諸  
儒 明興而俎豆者四閩無與焉視往昔替矣重  
閩在士何可以不勉旃以余所聞建溪之業肇自  
道南同時及門實推信伯固融產也建溪引濛汜  
而中天故于今昭爍信伯再傳而亦之又再傳而  
希逸晨星沒矣源流正學溯于前脩閩自建溪外  
宜莫先融紹明久晦之緒以有辭來許亦在此時  
也夫脩業有方而遵道有儀固國家建學造士之  
意余是以並及之以俟游茲地者覽焉茲役也肇  
于辛卯歲季夏其秋博士上南宮再至而始迄功  
令尹未迄而去乃功俱可述矣



今年未歲而去江東用可遊矣而興有地而合  
于辛卯歲季夏其將對士上南宮再至而故  
意余曷以並及之以刻茲茲昔賢無茲外也  
也夫創業百代而藝藝亦固固家數學士之  
宜與長編錄即六部之辭以百篇來指亦在  
帝表身呈其矣感其五學應于前前閱自數  
矣伏

重修報功祠記

去吾邑二十里里曰方民鎮曰龍江民物繁阜甲  
于一邑嘉靖乙卯倭數十人突至民倉皇不能禦  
殺掠無筭室廬蕩盡自冬迄春乃息山峰阮公以  
中丞節來撫請于朝得賑金七千七百兩有奇  
鎮之士民合辭請公不願賑而願城賑之利有限  
城之利無窮公惠吾民爲其無窮者可也公曰諾  
惟爾民其胥此以生守土之吏敢不戮力以保障  
爾毋蹈于前車檄下所司相地形鳩工從事東城  
衛卒欲撓敗之謂城踞塔山將不利于枯骨率其



伍力爭公曰擇利莫若重柰何以死者而棄生者  
卒城之其規畫營置工役次第與一切經費咸出  
自公城成倭復大至鎮人率厲乘城以死力鬪倭  
不能克逡巡去父老歡呼微中丞公我曹復魚肉  
矣乃訂與醵金慮材爲祠于瑞峰之巔奉公祀焉  
歲時羣走祠下瞻拜涕泣曰吾鎮人世世賴公以  
生也公蒞閩日淺又軍府草創兵食俱拙倭以數  
萬衆攻會城勢且岌岌公且戰且守卒以却倭未  
幾爲流言所中去後數歲叅戎戚公提兵入閩與  
倭連戰寧德福清莆田間卒破滅之戚公者故嘗

以部將從公于浙蹙倭海上者也當公之去閩倭  
益肆其巢吾邑之牛田者亦不下數千至耕牧其  
地爲久計戚公一鼓蕩其巢所馘殺殆盡諸流徙  
者皆復其業于是鎮人復聚而謀天不遺吾民中  
丞公先之戚公後之保障之與戡定功相埒也而  
戚公之來又中丞公所推轂祀戚公以配中丞中  
丞必喜文武並食用表元勲此吾邑之光不刊之  
典也蓋相與圖之蓋又若干年祠稍稍圯父老重  
新之遂奉戚公配公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凡人之  
情禍不烈則功不章痛不深則思不永以吾邑之



蒼霞草 卷之十 四十五  
蹂躪于島夷蔓延十載幾無噍類而鎮人以數萬  
生靈飽鯨鯢之腹至饜而未已此其爲禍且痛當  
何如者公從兵革倥偬中不憚興大役以規永利  
金湯言言屹于海上不旋踵而收却賊之效至于  
戚公以孤軍深入殄積年之巨寇掃氛禳而廓清  
出湯火而衽席此其以功見思又當何如者鎮人  
之祀公而及戚公蓋祭法之所予也而公功未及  
竟吏議隨之迨至今日寃雖白而報未伸徒勤造  
物者以其不盡之澤施公之子孫而戚公乘餘勁  
禦虜薊門勛烈爛然晚亦失職以老終不蒙裂土

之封疇庸之典御國家所以勸勞臣而昭公道者  
於此亦或有所未盡歟要以尸祝一方血食萬祀  
峴首之石長存銅柱之標無改公與戚公亦足以  
不朽矣公故督浙學倭迫錢塘開門納奔者全活  
數十萬浙人祠公於武林其在桐鄉以死禦賊全  
其城徐海陳東之擒公尤有力余往來浙中多有  
能談公事者公名鶚號山峰皖城人戚公名繼光  
號南塘登州衛人祠建于嘉靖某年月日修於萬  
曆某年月日諸於城有勞者具項叅藩記中不具  
列







問塞水必逆潰楚道塞鹽必不流故夫使商不敢  
走楚者是無楚也無楚是使縣官歲失三十萬引  
之利也國必大傷于是再疏極言之璫議乃絀諸  
無賴惡少夤緣爲奸利莫之誰何公一切重繩之  
惡少亦搥手相戒毋犯公所部曰公在我曹安得  
肆諸賈之仰公如黍苗之仰陰雨微獨陰雨之去  
其螟螣及其蝨賊矣公在淮兩歲所遭值時勢較  
往事難易不啻十伯所苦心調劑較往事勞逸亦  
不啻十伯當意有得行則喜動眉睫或有阻格輒  
彈指憤懣慨然太息曰奈何與此輩共爲政也復

越境而亂吾治哉以故不憚出死力爭之于此時  
也微公淮幾無賈公得代諸賈伏而泣曰公去而  
耿耿者將復魚肉我公曰毋虞 明天子終不困  
汝曹于是相率請于轉運陶君勒公事于石曰吾  
儕小人非敢頌公以爲後事師耳轉運憐其意屬  
余文之余聞鹽策之利與自管子管子書具在其  
所以恤商至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芻菽三乘者  
有伍養如此其厚天下之商歸齊若流水齊以富  
強國家經費半倚鹽策兩淮于諸轉運爲最鉅富  
商豪賈雜沓廣陵市大者貲百萬小者亦不下數



萬至殷盛矣而余聞洪永時每引輸粟僅二斗五升較其子母利且十倍夫豈左計而讓財哉以爲商有餘力則國賦饒此管子之意也比歲以來日削月朘大賈化而爲小賈小賈若掃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公孜孜拊循去太去甚使母鳥獸竄邊儲上供賴以不乏以法臣而筦利權佐軍國緩急公其卓然者也公所上書千條萬端而其大指曰水商之運阻則內商之賣阻內商之賣阻則邊商之引阻邊商之引阻則竈戶之煎阻故水商病無所不病矣水商甦無所不甦矣其洞鹽筴要領如

此諸賈之伏泣而不能去公有以夫公再令吾閩皆有惠政居臺中以丰采著今職鹽姑論鹽



奉律亭記

夫移風易俗未有舍禮與法者也說者曰法施已  
然之後禮禁未然之前夫禮誠禁未然矣皇皇三  
尺布在象魏揭日月而行天使人望而不敢犯顧  
畏而不敢輕以身試此法之功也豈徒施已然已  
哉三代而前禮勝法故其刑簡三代而後法勝禮  
故其律詳蓋至明興高皇帝之所刊定列  
聖之所闡釋至精至當凜凜乎不可踰越守土字  
民之民奉而行之轉移風俗易耳句曲有三茅  
山道家所稱第八洞天爲金陵地肺茅君成道處



也每春夏之交四方之人以祈靈至者輻輳雲集  
至于婦人女子亦借此爲名趾相錯于皇冠羽服  
之間恬不爲怪蓋正犯大明律所謂燃燈禮斗褻  
瀆神明與軍民人等縱令婦女入寺觀神廟燒香  
之條今太常丁公嘗爲句曲令刊律文于石亭而  
覆之又請于南春曹及備兵使者皆有禁又騰檄  
四鄰豫告所部毋犯吾約故終公在邑婦女不敢  
至公去而防稍弛焉更二十餘年公起家官南中  
去句曲近邑之士民羣來謁公曰我父母也公亦  
每念未嘗不在邑人時談及亭事輒曰此風化之

原何可忽諸邑諸生輩恐久而漶沒無以稱公所  
以樹防正俗之意以余嘗爲禮官又攝事其曹請  
記其事以詔來者余惟在禮婦人不出中堂夜行  
以燭待傳姆而通言如此其嚴今吳越間靚粧艷  
飾十百爲羣遨遊通衢佳辰勝地留連歡賞墜簪  
遺履錯雜喧闐此風浸淫被于四遠居民上者不  
力爲之矯革禮教將蕩然矣公學道愛人孜孜爲  
善歷官所至問民疾病常恐不及而尤加意民風  
規條曲盡茲防之設非徒爲茲山與一邑計已也  
蓋將使自江而南家喻戶曉夫戒其妻父戒其女



長吏戒其民一洗弊習而更之是公之所爲借律以明禮因禮以立教自邇及遠自著及微其心苦而其功大矣後之令茲土者皆操是心而脩其前事使不至因循廢失以虛公之意庶無負于長民之責而茲亭與石與茲山共存可也不然貞珉徒樹而過者弗睨皇皇三尺徒爲文具居官奉法之謂何必有任其責者矣亭建于萬曆六年費若干緡皆公所自辦不以及民公諱某辛未進士浙之嘉善人五穀之意以余嘗爲嘉善人又識其碑

南平邑侯堵公生祠記

堵侯去南平若干年士民思之不置相與聚緡慮材爲祠於城之東而俎豆焉屬余之官留都道祠下顧瞻徘徊士民則又擁余車而請曰吾儕不能忘侯無以報之而爲此區區也吾恐千百年後徵侯者之無所于嵇也願乞先生一言而貞珉勒之以示來許余嘆曰嗟夫鐔人善思矣思而在數年之後也可以徵政矣夫所謂思者以去言也其人已去思其政其政猶在思其人思其政則相與歌詠而頌述之思其人則貌而奉焉趨蹌而瞻對焉



祠之所由作也以繫思也未去而言思已去而或不思奚祠爲嗟夫吾觀夫今之守令其真有去後之思者殆亦鮮矣若堵侯則可謂真思也侯在南平吾不能悉其行事何如然而徵思者之口則曰侯在而吏卒無驚吾鷄犬者不逞之徒無敢誘吾子弟以淫於蒲博者一切官府之至於斯無有責供帳儲胥以奔走吾者市廛遷化泉貨四流無如往日之壅格者吾朝而裹糧至于訟庭事畢而休于舍腹猶果然無越宿之停畱者常賦之輸及額而止無有浮羨以損吾脂膏者吾子弟之秀而文

列在青衿教之誨之無有不率者又其大者吾歲之不登衆方嗷嗷而豪有力善射利者且盡貨吾境內之粟而騰其價吾無所得食以俛於亂幸侯之令下而聞風者無敢遏糶糶而多者得章服矣發倉粟爲十碓碓給若干坊主以大販分以小販自通都至窮鄉無不沾及矣戎伍之待哺者請必給給必先期無脫巾而呼矣四方以粟至者爲平價以鬻毋抑毋昂而轉販之夫無不麋集矣酌倉粟之直而浮其四之一以散之各坊而城市在在無不積貯矣吾民之所以俛死而生俛亂而戢室



家相保聚不至顛越者則侯以也吾將令吾之子  
孫世世毋忘侯而奚但今日蓋鐔人之所爲余言  
侯者如此余記歲甲午吾三山亦饑諸豪有力者  
閉糶病民大較與鐔同衆謀于市望室而掠矣開  
府陳兵威之至有所斬捕乃解去使其時有如侯  
者未亂而豫爲之處分已亂而善爲之調停當不  
至此夫民之所重者生也無食則無生無生而欲  
其無亂是絕嬰兒之乳而責其毋啼也豈不悖哉  
管子有言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  
之危墜而不能存安滅絕而不能生育故人行

而心不服耳侯所規畫真可謂能生育矣能全安  
矣固宜民之久而思思而祀也昔崔子玉爲汲令  
開渠溉稻民賴其利迨遷濟北汲人壘石作壇碑  
頌而祠之彼尋常疏導自令長事而見德尚爾况  
侯哉况侯哉侯諱維垣字師甫號太冲無錫人已  
丑進士今除服令江山江山人德侯同于南平祠  
凡若干楹董其事者某人某人人之深至于闔郡  
奔走聚會爲之弓鞬被祥不啻若家人父子然此  
卽古循良不多見者余方爲潯人喜而未幾公以







至馳千餘里乞余言以志不忘余見今之守令無  
功德于民而浮慕畏壘桐鄉之名以覆蓋其短而  
其民亦窺其意之所欲得而妄爲之俎豆以中其  
歡上下相愚漸然無味蓋衰世之弊一至此也有  
如邢公祠可哉祠可哉始公之至郡也民苦積逋  
猾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公差其賦役而爲之限書  
之於單而戶給之緩急多寡比率從事官無致期  
併責之擾而賦額漸輕臺使者下其法于十二郡  
無不便者公又革坐封裁粮頭節冗費嚴兌銷弊  
竇悉清民歡呼輸納使君生我我何敢逋也郡後

夫受直于南昌枵腹而待哺莫之急也以愬公公  
曰吾薄賦宗祿矣越三百里而輸之南昌胡不兩  
易之而兩利之議上當道無以奪蓋役夫自此不  
枵腹矣封郭桑落三洲隄壞嚙田數萬頃無任築  
者公以冬春行堤導其淫而障其決公在郡而水  
不爲災也田皆畝鍾遇旱公則步禱禱無不應以  
豐歲勸民積粟實社倉以備不虞又時其灾病而  
醫藥之所活無筭月旦則行鄉約詔以聖諭聽  
者灑然思當公指矣有訟師賊魁爲民害者教戒  
不悛公捕治之悉論如法自是相戒無敢犯公公



又精于讞斷德化民趙守彥與傅五九宿仇也彥  
夜被劫晨遇五九翼布于塗執以爲賊訟繫之所  
株連甚衆半斃獄中公驗布廣狹不類白其寃盡  
釋諸逮繫莫不感泣微使君我曹無生矣胡劉二  
姓爭牛牛大小同卽其主不辨也毛而別之又不得  
公令齒驗之以牛歸劉胡不敢言亡何獲其牛  
於盜家愧伏待罪諸豪訟者聞之望公庭而返曰  
公實神明何可以無情嘗公也公自奉廉不輕貿  
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跡有可興  
人風教者不難出力營之雖費無惜嘗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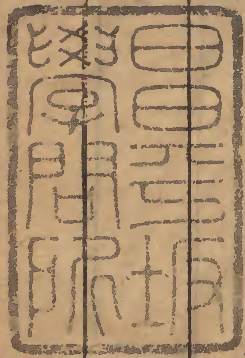
昌祠飾城隍廟建武城祠祀先賢繕思賢橋豎浸  
月亭百廢具舉又立社學簡民秀衣巾其塾師大  
修學宮庀祭器緣民譽而修俎豆之典無蔽無濫  
歲時至學行禮群諸生而課之藝厚其穎楮察其  
不能婚葬者資助之而時勉以行誼士皆感奮公  
真吾師帥善藩飾人善生養人善班治人者也計  
公在郡雖僅四年所規畫創豎長育教訓其利澤  
可數十百年而未竭潯人之戴公欲尸祝公雖出  
於一時而其心常若數十百年子孫世世奉公而  
無休已蓋至于讀爲公被祥之辭真懇溢出惟恐



其嗣胤之不蕃而食報之不遠然則今之長吏其  
綰結于人爲所思慕未有如公者也往余在潯時  
聞諸大夫言潯四輪之國瘠而澆難于綏馭故凡  
有不得志于官者率未免委過于其地乃先大夫  
以一郡佐所至見思思而輒爲祠以祀至公守郡  
復以士民之意請學使者秩祀之學官然則潯地  
雖疲而其民風之厚人情之易感較之海內亦未  
有如潯者也公之見德之深數十百年而不忘也  
固其宜哉余雖未及承公下風親覩其行事然度  
其人必真誠悃欵發于中心達于面目不言而人

信之非粉飾鋪張塗人耳目者可望萬一此其所  
以惓惓慕說于先大夫也今者公之祠成而效一  
言以不朽公余真有不吝辭者矣故因士民之請  
書其事俾勒之石祠創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  
日凡若干楹董役者某人某人

新安黃一桂刻





陳安黃一針破

日八蒸于鮮其對味其入蒸人

言其非仙博之曰師隲于其手日日烈于其手

百以不計公余再育不容猶其矣對因士野之

以制新泉短于其大夫也今昔公之隲烈而效

蒼霞草卷之十

張全人耳日清河學萬



